

新語

半月刊

第二期

社評	日本政局的變化	郵政與鐵道加價
評	日本戰俘的教育費	
從中俄密約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王伯祥	
日本與庚子賠款	馬敘倫	
路特維格論：怎樣管束德國	傅雷	
改良中國農業之我見	郭守純	
原子	原子炸彈的政治意義	舟齋
時代	五年來原子研究內幕	雷垣
劇話	鐳錠城	賀若璧
靈感(小說)		萬嶽
消息(詩)		錢鍾書
羅宋菜湯(散文)		周煦良
二十六年前舊事重提		黃宗江
兩種演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社評

日本政局的變化

敢

以東久澁為首相的日本投降內閣，在美艦米蘇里號上簽降書後的三十天，宣告瓦解了。這個過渡政府在開始組成時，就帶有嚴重的先天脆弱性，它的崩潰自然毫不使人覺到意外。

日本在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時，提出保持天皇最高尊嚴的附帶要求；在投降後，更把一切戰爭過咎推到少數軍閥頭上，以卸除天皇的責任，而昭和在復員勅書裏公然宣布要『保障帝國國體』；凡此種種都無非企圖憑藉天皇的傳統權威維繫人心，以掩護代表財閥地主利益的寡頭政體。以裕仁為首的日本支配者豈挑選裕彥王組閣，正是要貫徹這個企圖。在他們看來，東久澁出身皇族，他的出任首相，一方面可以增強天皇在民衆心目中的地位，掩蔽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活動；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日本統治層與駐日盟軍之間的緩衝力量，減輕戰勝國所加給日本的壓力。

這個投降內閣除了在表面上以屈膝姿態來苟延生外，實質上並未改變舊日的帝國本色。在它的閣員中，有法西斯主義的要角黑龍會份子緒方竹虎，中島飛機製造會社創辦人中島知久平等戰爭罪犯；東久澁更委派三井銀行董事池田成彬擔任中央連絡局總監。此等事實充分表明日本執政者非但沒有激厲悔禍的誠意，抑且繼續了日本政治中一貫的法西斯主義作風。

戰勝的聯合國當然不能容忍東久澁及其支持者逞其妄圖，麥克阿瑟元帥宣布緝捕緒方等，堅持內相山崎立即撤職，下令取消思想警察，釋放政

治犯之類的措置，聯合國領袖尤其是蘇聯史太林主張加緊管制日本，就是對於日本政府的嚴重打擊；同時日本一部份下層份子也對東久澁感到失望，向他發動輿論攻擊，民間的民主運動在解除束縛後又逐漸興起。這些都迫使東久澁不能不在『完成任務』的解嘲聲中知難而退。

東久澁下台後繼任首相者為誰的問題，並不叫我們感到興趣。在日本民主勢力沒有掌握決定優勢左右政局以前，即使換一個向來主張對外採取穩健政策的元老重臣出來組閣，恐怕也不能變更日本政治的本質。

看最近盟國對日採取嚴峻態度，似乎已證明對日的寬大政策已開始結束，而代以加緊控制。在這時期，我們懇望希望盟國今後對付日本要集中全力扶植該國民主勢力，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堡壘，擴大戰爭罪犯的檢舉，為日本人民施行再教育。同時也希望從速完成解除在華日本武裝的任務，早日遣送日俘僑返國。這些都是為的要剷除日本擾亂人類安寧的禍根，確保世界的永久和平。

郵政與鐵道加價

疾風

八年以來，以國庫支絀與幣值低落之故，國營事業如郵電交通等不得不再加價；全國人民雖然飢寒交迫，但為了抗戰，無不樂於忍受。今抗戰成功，和平實現，民衆戰時的負擔，按理可以陸續減輕，稍謀蘇息。九月三日國府即有免租減息之令，足見關懷民瘼；而戰亂餘生，尤覺喜出望外。不料十月一日立法院通過增加郵資十倍，（獨航空郵資維持原價，令人費解）同時京滬、滬杭、浙贛三路客票亦提高十倍；不獨所增倍數數八年來未有之紀錄，且與近日三令五申，抑平物價之舉完全矛盾。萬一奸商乘機抬價，勢必振振有辭，恐主管機關亦將難以應付。流弊所及，民衆倒懸未解，益有陷於水深火熱之苦；而一切善後復興計劃，亦將以市面蕭條，民生凋敝之故無從着手。況郵資直接影響教育文化之發展，交通、運

輸、與農村復興工業建設之關係尤為密切，提高收費至十倍之多，妨礙今後建國大業，實非淺鮮。

尤有進者，郵費在戰爭八年中較戰前僅增加四十倍（戰前五分，至本年九月底為二元），和平以後反突提提高至四百倍。（鐵路客票經此次加價後，亦不過等於戰前之二百五十倍至三百倍）更按法幣購買值，以內地一般生活指數而論，固低落甚多，但表現於國營事業之收費者，當以此次郵資加價為最巨。此四百倍之驚人紀錄，不啻直接宣告法幣購買值自勝利以來又跌去二百餘倍。在此財政當局努力鞏固貨幣信用之際，突予人以惡性通貨膨脹之印象，對內既動搖人心，對外尤妨礙國際經濟合作之前途；不智孰甚！當局既以民生為重，深望對此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措施，速予糾正；更盼立法院諸公今後於審查案件時格外鄭重將事。

日本戰俘的教育費

照

十月五日文匯報載：「第三方面軍司令部，鑒於留滬之日軍日僑，武器雖已繳消，而思想武裝仍未解除。茲為教育若輩並肅清其侵略思想起見，乃利用甫經接收就緒之日方大陸新報資料，創辦改造日報」云云。這當然是一種明哲的行爲，寬大的恩惠，不過好像不是當務之急。

上海的日俘現在有九萬餘人，以每五十人共一份報紙計算，約需二千份，再少也犯不着印了。市上流行的報紙普通是四開，現在簡陋點印八開大小，每天白報紙的消耗量也得半令，以市價計算，須需中儲券五十萬元，每月須一千五百萬元。編輯費、印刷費，和一切雜費至少得五千萬，每月經常費合計六七千萬，即法幣三百餘萬元。這樣豐富的酒席，我們覺得日本人還不吃。

在國軍未到滬，日軍未繳械前，有多少物資會被日本軍人和商人毀棄掉；麵粉、糖，搽上泥土，或丢在水裏；陰丹士林布、軍服布，甚至軍裝

用的電木鈕扣，被他們架火焚燒，至一晝夜兩晝夜之久；工廠機器搬不走，把緊要機件拆去，這都是他們做的事。八年的蹂躪不窮，最後還來這損人不利己的一着，其用心之險毒，實在令人髮指。如果不是這樣，許多工廠可以立即開工生產，上海不至有那麼多待救濟的失業工人，在物價方面還可以有點抑平作用。一髮之動，牽及全身。上海當前許多社會問題，當局處置感覺這樣棘手，都是這些日本人之賜。

日本在中國的軍隊至少有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商民在外。這些人都得由中國義務供給衣食，直至遣送回國為止。就目前情形而論，水陸交通的恢復這樣遲緩，遣送日俘回國，決不是短期內所能實現的事，所以他們的給養對於中國將是很重而且長久的負擔。中國在上海有數十萬失業工人，在內地有更多的陣亡將士家屬和災黎，在南洋各地有多少赤貧的僑胞，現在都需需要救濟。在這年頭，日本戰俘能有一碗飯吃，已是天大的倖運，不必再給以精神的食糧。

事實的教訓，對於怯懦不峻者，要比文字有效得多。等將來這些戰俘回去，看看自己國內的情形，被軍閥害到那種地步，等他們在本國吃兩年苦，自會撫今追昔，生出一種覺悟。那時我國佔領日本本土的當局不妨令日本人掏出錢，重新教育他們自己。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至少學到一種德行，吝嗇。這三百多萬一月的日本人教育費，老實說，有點叫人肉痛。

綜合性學術 編輯兼 周 煦 夏
發行人 傅 雷
發行所 上海 呂 班 路
新 語 社
一六九弄四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生活 書 店
文藝半月刊 總經售 呂 班 路 六 號
元十四幣國價定期本
元千八(券幣中)折

南京圖書公司

從中俄密約

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王伯祥

中

俄密約訂於前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三月，訂約人是清廷專使李鴻章與帝俄戶部大臣穆德。「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訂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訂約人是國民政府全權代表王世杰與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莫洛托夫。這兩約的訂立，前後相隔剛五十年，而其訂立的意義都為防制日本。足見半世紀來，日本竟是「東方之痛」。

「中俄密約」的訂立，正在甲午中日戰爭結束以後；帝俄乃邀約德法兩國共同干涉日本，使它把既得許可割讓的遼東半島退還中國。雖當時中國曾加出兵費銀三千萬兩給付日本，日兵始在遼東撤去，而這一密約和後來的佔租旅順、大連，便不能不說是一份豐厚的「相喻於無言」的報酬。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訂立，卻在中國備受日本蹂躪，奮力抗戰八年，兵事尚未結束之前夕。這時，蘇聯一面議約，一面即聲明聯合國共同作戰的立場，對日宣戰。所以等到雙方把約文批准互換，日皇已早宣示無條件投降，而散在各地的頑敵也就先後高揭降旗了。

這兩約的分野，大略如是。然其間的確有因果的關係，並不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當光緒二十一年冬季（一八九五—一八九六），日本退出遼東，直隸總督王文韶即派旅員接管旅順及船塢；幫辦軍務提督宋慶也督同馬玉崑等部隊接收金州及大連灣。十一月十三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電傳諭旨：

明年四月為俄君加冕之期，着派王之春為專使，齎奉國書，前往致賀，迅速起程。所有致謝俄君寶星，已飭許景澄在津置備。

其時，景澄方任出使俄、德、奧、和、四國大臣，駐俄京。王之春僅湖北布政使。御史胡孚宸片奏：「中俄交睦，俄君加冕，派王之春前往致賀，資望太輕，似宜派李鴻章前往，而以王之春輔之，方昭典重。」十二月二十七日即奉旨：「俄君加冕之期，着派李鴻章前往致賀。」同日，電諭湖廣總督張之洞：「明年俄君加冕，派李鴻章為正使往賀。前湖南巡撫邵友濂，熟於俄事，着授為副使，以輔其行。着傳知該前撫，即日馳往上海，俟李鴻章

到，即日起行。「翌年正月初十日正式發布敕諭：

一等勳爵伯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著授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國，致賀俄君加冕。典禮隆重，故特命爾前往。爾其仰體朕意，聯絡邦交，敬慎行事。榮隨各員，隨爾酌議，以期辦理妥協，毋負委任。特諭。

這樣地慎重銜，當然銜有特殊使命，固不因胡李宸之一奏，而便把王之春屏去啊。同時，又兼諭鴻章「前往英、法、德、美四國，親遞國書，聯絡邦交，」藉為掩護。並命賞給伊子李經述三品銜，「隨侍前往，以示優眷」。爾相此行，朝野中外，大家都知道事非尋常了。鴻章接奉改派專使之旨，即行南下。二十二年元月便到上海。十三日電告總署：「朔日抵滬。定於十四日坐法公司船放洋。俄廷擬派船至埃及之樸塞口岸，接換前進，由土耳其黑海運赴莫斯科加冕地方。水陸兼程，計四十餘日可到。」三月十七日，鴻章抵倭得薩，即電總署，請代奏：「頃抵倭得薩。俄水師提督接待甚殷。俄皇令外部電催，趁此暇日，先赴彼得堡遞國書，接見。明日未正，乘官車行。兩三日到彼，酬應稍畢，再往莫斯科賀加冕。」二十二日又電：「十八日抵彼得堡，晤外部請期。定於二十二未正，俄主在皇村行宮接見。」二十四日，鴻章即有密電致總署：

俄戶部徵德來談東三省接路。緣自尼布楚至伯力，道行河多，工費太鉅，不如由赤塔過留古塔之捷速省費。本欲借路速成，藉抒日患。今中國雖認自辦，但素習願預，恐十年無成。鴻章謂代薦公司，實薦俄代辦，於華權利有礙，各國必多效尤。彼謂若寬不允，自辦又無期，俄雖做至尼布楚一帶即停工，彼機會。但從此俄不能再助中國矣。查此議係俄德主持，其才略俄主最信任。羅拔兩次均未提及。合先密報。

要索之態可掬。而借路接綫之事，似亦早有成竹，在中國也未嘗有突兀之感，且有承認自辦之事呢。至四月二十九日，接着又有

兩電致總署：

向例，遞國書後不再見。俄皇藉回宮檢收禮物為名，未正接見，令帶經方傳話，不使他人聞知。光將禮物逐一查閱，刷代奏謝。旋出示所藏鑲金托金玉如意，乾隆古稀天子玉璽，皆精品。即行至便殿，賜坐暢談。俄謂：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佔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最密，東省接路，實為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惟華自辦，恐力不足。或令在俄俄華洋行承辦，妥立章程，由華節制，定無流弊。各國多有此事例。勸請酌辦。將來英日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云云。較俄德前議加厚，未便顯於上聞。請代奏。

昨羅拔遊赴外部晚飯，與俄德會議。該大臣皆以東省接路為念。俄德謂，二年必成。鴻云，赤塔至三岔口，向多山險，我辦漢河曠久，知漢至齊齊喀爾省，高山叢莽，人迹不通。必強穿過，亦甚難辦。彼謂，多費工而直捷合算。中國自辦，無款無期，不如俄華銀行承辦較速。姑爾妥議章程送核。

是接路之議已有頭緒。嗣後，鴻章即離俄，赴德法，渡英美，至八月初六日，致電總署，報由坎拿大回國了。就在這折衝樽俎，往來酬酢之間，先後成立了「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和「中俄銀行合同」。「密約」是李鴻章於三月二十日在聖彼得堡親與俄德訂立的。到六月初六日才遞回北京。當時以外交秘密，留中未發。「章程」和「合同」是駐俄使臣許景澄於七月二十五日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的，便是建築「東清鐵路」的根據。現在摘要點如下：

(一) 中俄攻守同盟密約

一、如日本侵佔俄國亞洲東方或中國或韓國時，訂約國雙方在軍事上互相援助。二、訂約國不得單獨議和。三、交戰時，中國所有口岸皆允俄國軍艦駛入。四、為俄國將來運兵與敵及運軍火起見，中國允於黑龍江及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惟俄國不得藉此佔領中國領土。鐵路事由中政府交與俄銀行承辦經理。四、俄國對日作戰時得利用上述鐵路運兵，運糧；平時亦可運過

境之兵權。五、本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以十五年為限。屆期六個月以前由兩國商辦展限時宜。(光緒廿二年三月二十日在聖彼得堡訂)

(二) 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

一、中政府以庫平銀五百萬兩入股，與俄俄道勝銀行合夥。二、東省鐵路，當與俄之赤塔及南烏蘇里河之鐵路兩面相接。三、築道經理事務概委道勝銀行承辦，另立「中國東省鐵路公司」專司其事。公司鈔記由中政府附發，章程照俄國鐵路公司成規。四、股票准准華俄商民購買。公司總辦由中政府選派，公費由公司撥撥。五、自此合同批准日起，十二個月內應將鐵路開工，開工後六年內應告竣。鐵路寬窄以俄國鐵路為準。五、公司需用之地，若官地則由中政府給與，不納地價。若民地由公司按時價收買或按年納租。凡公司所用之地段，中政府概免地租。公司之各進項如運費等概免租釐。六、俄國於鐵路上述兵時不得無故中途逗留。七、外國搭客經此鐵路入內地者，須有中國護照。否則不准入內。八、由俄運華之貨物照各國通商原則向中政府納稅，但較稅則所訂之數減去三分之一。九、自路成開車之日起，八十年內鐵路利益歸公司專得。如有虧折，由公司自行彌補。八十年後，鐵路及一切產業均歸中政府，毋庸給價。又從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政府有權給價收回。(合同係光緒廿二年由欽差駐俄大臣許景澄與華俄道勝銀行簽訂)

(三) 中俄銀行合同

此項合同仍係光緒廿二年由欽差大臣許景澄與道勝銀行簽訂，為合夥性質，中政府出資庫平銀五百萬兩。合同內容與一般國際商業契約無甚區別，不再摘錄。

綜看這三文件的聯系，明則都通過了李鴻章而得到清廷的默契的。前面的文電，不過略顯進行之跡而已。所以當時雖有疆臣爭議之奏，(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山東巡撫李秉衡有一中俄密約中國受制太甚，請改議)之摺，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

日，河南巡撫劉樹堂有痛陳「中俄密約於彼有利，於我大害」之摺，已難回中央既定之國策，而「東省鐵路」便着手敷設了。其後，俄使又請將路綫改道，南移二百餘里。迭經吉林將軍延茂和黑龍江將軍恩澤與總署往返電陳，有所爭議，終以形格勢禁，不得不一一照辦。那時東三省之疆臣也就大起戒心，思患預防，盛京將軍依克唐阿便與延茂、恩澤聯銜奏請勘定吉奉鐵路，預防俄路分枝南侵。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奉有硃批：「着照所請，下總理衙門知道」。然而不幸得很，吉奉鐵路尚未勘定，而俄路分枝南侵卻已成了奇中的預言。

先是，當光緒二十一年十月間，日兵尚未退出遼東，俄國兵船曾駛入山東的膠州灣，請借該處，停泊守凍。經駐俄使臣許景澄與俄外部訂明暫泊，翌歲春融，便即駛回海參威。而德國以英有香港，法有西貢，俄有海參威為由，屢向許景澄申說，欲向中國借一海口，以為東方屯泊兵船之地。二十三年十月間，德國竟藉山東教案，派兵船佔領膠澳。其時俄船本在旅順，便有久佔該處，抵制德國之意。並擬趁此機會，即將「東省鐵路」展築至此，以相聯絡。迭經總署和駐使往返磋商，終以中德訂立「膠澳租界條約」在前(二十四年二月廿四日)，不得不與俄先後訂立「旅順大連灣租地條約」(是年三月初六日)，一續訂旅大租地條約(閏三月十八日)和「東省鐵路公司續修南滿枝路合同」(五月十八日)。茲仍節述各約要點於后：

(一) 旅順大連灣租地條約

本約由清廷任命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李鴻章，戶部左侍郎張蔭桓，與俄國特派駐華署理全權大臣巴布羅福，於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三月在北京簽訂，規定：一、為保全俄國水師在中國北方海岸之根據地，中政府允將旅順口、大

運籌暨附近水面租與俄國，斷不使中國皇帝對此地之主權。二、租借地界限另行商訂。三、租期定為廿五年。限滿後得商議展限。四、租借地以及附近海面，軍事及行政均歸俄方負責。中國海陸軍不得駐紮界內。華民去留任便，設有犯案，交中國官辦理。五、租借地之北定一隙地，由中國官管理；惟中國兵非與俄官商定，不得入內。六、旅順一口專為華俄兩國船隻使用，對於各國兵商船隻，概不開放。大連灣口內一港亦同此例。惟其餘地方仍為各國通商口岸。七、俄國得在旅順、大連灣兩口建立各種軍事設施並駐紮守兵士。八、中政府允俄國自「中國東方鐵路公司」建築之鐵路某一站起，築一支路直達大連灣，或酌量所需，直達遼東半島營口鴨綠江中間沿海較便地方。

(二) 續訂旅大租地條約

本約於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四月簽訂，要點為：一、劃定旅順口及大連灣之租借地界線。(地名從略)二、規定「西比利亞鐵路」連接遼東半島支路末處在旅順口及大連灣海口，一路經過地方中政府不再將鐵路利益給與別國。三、俄國允中國之請，允准金州城自治，華兵退出，由俄兵替代。四、中政府不得與俄國同意，不將租借地之「隙地」讓與別國人，其東西沿海之口岸不與別國通商；「隙地」地段內道路開闢及工商各利益概不讓與別國。

(三) 東省鐵路公司續訂合同

本約於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由欽差大臣許景澄在聖彼得堡與東省鐵路公司簽訂，主要為規定「東省鐵路」至遼東半島大連灣建築之支路各項事宜。大體仍與前訂「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相仿，要為(一)此支路定名為「東省鐵路南滿洲支路」。(二)准東省鐵路公司為建路時運輸上需要於遼河內行駛船隻。(三)中政府可商允俄政府，將稅關設在大連灣，委託「東省鐵路公司」為中國戶部代辦人，代為徵收出入於遼東半島租借地之貨物稅。此項稅關由中政府管轄，公司代辦人將經辦之事按時呈報。另派中國文官駐關為委員。(四)南滿洲鐵路方向及路線，俟公司勘定後與鐵路總辦公司商定。

自此以後，總署於是年十二月初八日，奏明與俄使商定廟罕島不歸旅順租界。翌年三月二十四日，又奏明訂定「勘分旅大租界專

條」、「遼東半島俄國租地分界專條附條」。於是租借旅大和展築南滿支路的根據完全被俄方占得上風。嗣即加緊築路，並擇定從哈爾濱分枝南下，經長春直達旅大。到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全路開通。統計幹綫長二千八百六十六里，凡五十四站。支綫長一千八百二十里，凡三十八站。路成不久，便促成俄日戰爭，東省南部及旅大等處備遭兵禍。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經美國調停罷戰，所有長春以南的鐵路支路(改稱「南滿鐵路」)和旅大兩港，便移轉到日本的手中。中華民國成立後，長春以南的「南滿鐵路」，仍用舊名。長春以北的東清支路，和東清幹路，并稱「中東鐵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一月，中國外交部便向協約各國聲明，「中東路」屬我領土主權，不容第二國施行統治權。到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又與俄訂立「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十八年(一九二九)，以事齟齬，中國即收回自管，遂引起兵事磨擦。歷經交涉，終無效果，而日本卻在十九年(一九三〇)發動九·一八事變了。從此之後，不但東北諸省淪為狐兔之窟，玩着「滿洲國」的傀儡醜劇，「中東路」也就於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上，非法簽立協定，讓渡與這傀儡政府，轉供日本運用了。

這些陳腐爛賬，都可說是清廷與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糾紛。雖然近十年中，尙有中蘇間的不愉快事件發生，但只能說是糾紛的餘波，並不能使兩大民族間固有的友誼根搖。何況這舊世界的一切，都跟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顯示着劃時代的轉變呢！

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結束了，東西兩大法西斯國家——三軸心國中，意大利只配算法國的附庸，——是先後推毀了，最後

勝利，果屬於聯合國。這勝利的結果，中國八年抗戰，固然是主要的因素。而盟國間的團結協力，當然是更大的動力。這劃時代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乃應運而生。這盟約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簽字的。（正當日本屈膝來成的前夜），蘇聯政府已於八月二十五日批准。中國亦於八月二十四日提經中央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和立法院議定，於二十五日由國民政府批准，並將全文公布。協定各項的有效期間，約為三十年。

這次盟約，包括下列五項：

- （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八條，附往還照會各一件。
- （二）「關於中國長春鐵路協定」十八條。
- （三）「關於大連之協定」七條。附「議定書」。
- （四）「關於旅順口之協定九條」并「附件」。
- （五）「關於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三省後，蘇聯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八條，附紀錄。

全文都在各地的報紙上披露，無煩徵引。喜歡比較研究的，不難取與舊時的約文對照。依外形看，「中東」「南滿」兩路仍并爲一，連同旅順大連仍由蘇聯插腳，極容易看做傳統政策的完成。這也無庸諱言的。但從內容來剖析，它的精神，卻與舊時的約文迥然不同。請先綜合這一組盟約內容的要點說：

第一，蘇聯聲明尊重中國在東三省的完全主權，和領土行政的完整。並聲明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因而不過問新疆的事件。

第二，中國聲明外蒙古如在戰爭結束後，依公民投票，證實

其獨立願望時，則承認其獨立，即以其現有之邊界爲邊界。蘇聯亦聲明尊重外蒙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

第三，「中東路」和「南滿路」兩綫合稱爲「中國長春鐵路」，由兩國共同組織「中國長春鐵路公司」共管共營。三十年期滿，無償歸還中國。

第四，中國政府宣布以大連爲自由港，行政權仍屬於中國。

第五，以旅順口爲中蘇共同使用之軍港。設立「中蘇軍事委員會」。該地民政，由中國管轄。

第六，蘇軍於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三星期內，由東三省開始撤兵，最多三個月，全部撤退。所有東三省行政權，由中國派員接收。

第七，蘇聯同意給予中國以道義的、軍需的、與物資的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綜括這七點的意義，乃在今後的三十年中，規定了中蘇兩國「共同採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無再事侵略及破壞和平之可能」。爲要實現這基本目的，所以中蘇兩國同意以旅順爲共用的海軍根據地。尤其值得稱道的，乃是簽約後的出兵東三省，把日本駐軍全部繳械，把「滿洲國」的偽首領溥儀拘囚起來，等待發落，而把整個的失地收回了返還中國。這真不能與帝俄時代相提並論了。我們深望趕緊自己建立起來，接受友人的好意，在未來的短短的三十年後，從根柢除舊痕，在新歷史上發見一百潔淨純粹的空白紙，不再有外交詞令寫上去。

日本與庚子賠款

馬叙倫

吾人在最近若干年中，一提及日本，即聯想至田中義一圖并吞吾國而作大東亞之霸者之奏章。雖或謂此文出於偽造，然證以「九一八」以來之事實，此文真偽，吾人可不必辯；而日本對吾國之野心，終可於事實證明之。今吾國雖以勝聞，然在此受降聲中，耳目所及，要無不可以震動吾人魂魄，使吾人不可不作極端之警勉。吾今舉最近親與之一事而言之。

上海岳陽路（舊法國租借地之祁齊路）之南，地廣百餘畝，高樓觸雲，林岬蔚然，有所謂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者，日本以文化侵略吾國之機關也。近三十年來，日本欲取得東亞文化代表者之地位，故於搜羅吾國之文物，不遺餘力；其國內作中國文化之研究者，亦爭欲習吾國而上之。然尚不敢公然在吾國設立對華文化侵略之機關。蓋無機會為之憑藉耳。自美、法、英、俄諸國有退還庚子賠款以辦文化事業之舉，而日本乃乘此而謀設龐大文化機關，以為對華文化侵略之中心。

庚款為吾近代史上最可恥之一端。帝國主義者以義和團之役索取賠款，數額乃以吾國國民每人負擔一元為率；又以金磅付款以銀相折，既多耗損，到付款時撥金抑銀。是以吾國國民每人負擔此款者，實際之數數倍於一元。吾人之憔悴憤恨於此者久矣。

建國前四年（一九〇九年），美國忽以賠款之一部份退還吾國，創辦清華學校於北京；並派遣學生留學於美國。及建國六

年，中美人士倡議請美政府將賠款餘存部份一併退還；而吾國文化界又慮其款入於北方軍閥之手，助長內亂而飽私囊，乃德惠美化基金董事會，掌握其經濟之支配權。北平宏麗之國立北平圖書館，即由此而創建者也。同時吾國對德宣戰，德奧兩國之庚款自然取消。既而蘇聯於十月革命後，思結好於吾國，自動聲明拋棄其帝俄時代所得於吾國之權利；庚款即其拋棄之一部份也。十三年中俄協定中亦聲明「蘇聯政府所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於該項賠款所擔保之各種優先債務清償後，完全充作提倡教育款項之用」。而法國於十四年以庚款餘額退還吾國，充作改組中法實業銀行，及辦理中法間教育事業之用。比國則於十六年以庚款餘額退還吾國，充作隴海鐵路及其他中國國有鐵路向比購買材料，及中比間教育慈善之用。義國亦於十四年以庚款餘額退還吾國，作中義教育、慈善、公益、工程之用。荷蘭於十四年致文中國政府，願將庚款餘額全數用於治理中國黃河；然於二十二年始決議交還吾國，指定用於中國水利事業，及補助文化機關。英國於十一年即宣言中，應付未到期之庚款即將退還，作有益於兩國教育文化事業之用；然至十四年始由英國國會正式通過，而用途則供充整理及建築中國鐵路，暨其他生產事業之用，以其息金用於教育文化事業。至若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挪威等國，則

或以爲數較寡，或以清償垂畢，不成問題。

觀上所述，各國於退還庚款情形，並非一致；惟美國最爲單純，完全基於道德之立場；其餘皆不能於其本國無所企圖。而英國初不甘於退還，欲以庚款在華由彼主辦及補助教育文化事業，但使吾國得參加其工作；吾國文化界以此爲文化侵略之證明，一致反對，英國不得逞志，亦遂取與各國同一之態度。而法義諸國之退款，亦均由兩國合組委員會管理之。

日本爲此氣氛圍繞，不得不有所表示；適爲英國之初議所指示，乃由其國會議決，以庚款用於在華文化事業，而以其權屬於外務省對華文化事務局。吾國文化界駭然而譁，認爲尤辱國體，亦一致反對。日本悍然不顧；始則委於國會之議決案，政府無權變更；繼乃出其卑鄙手段，籠絡吾國文化界之少數分子，欲擁所謂耆宿如清代遺老之柯劭忞、李盛鐸輩，外示合作，以掩耳目。吾國文化界之少數分子亦欲利用之，遂爲所乘。日本以北方軍閥政府之易與，於十三年二月六日，由其對華文化事務局長出淵勝次與吾駐日公使汪榮寶成立「日本對華文化事業協定」。日本政府以庚款收入項下撥出經費若干，充對華文化事業之用。其協定第一條：「日本方面舉辦對華文化事業時，應將中國方面有識階級之代表的意見十分尊重」，無非爲敷衍中國面子。吾文化界及其他方面懷然於此事危險性之重大，無不反對；然既成事實，莫可如何。至十七年，國民政府外交教育兩部始建議廢止協定，而請依各國先例，將庚款退還吾國。日本不允，案亦歷久不決。教育部乃宣布根據協定而產生之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內吾國委員，一致退出；然亦止表示不與合作，而未嘗有所裨補焉。

日本在華文化事業，固無盛大基礎。及協定成立，規定日本

在北京設立圖書館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在上海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南北對峙，始確立其對華文化侵略之基礎焉。協定又規定庚款項下資金有贏餘時，應再舉辦下列各事業：一、就適當地點設立博物館；二、在濟南設立醫科大學，及附屬病院；三、在廣東設立醫學校，及附屬病院。又在其國內方面，亦爲對華文化事業而設置留日庚款補助費生三百二十名。凡此事業，均各有深切之用意，顯然易見。惟博物館等三項，幸彼未能一時並舉。而關於庚款補助留學生事，教育部以施行以來，流弊滋多，十八年七月明令停止序補。於是協定雖未廢止，而吾國與日本之庚款事業實已立於抵抗地位，惜不足以阻止其片面之孤行耳。

當日本以庚款對華文化侵略之企圖開始時，余在北京，即著論以反對之。即教育部提議廢止協定，余亦與聞其事。彼時以不能阻止其企圖，及未能達到廢止協定之目的，徒有憤慨而已。不謂不及二十年，天誘其衷，自致失敗；其對華文化侵略機關之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乃由余手而結束之。余亦唯感慨繫之；不敢引以爲快，但憫其國策之愚拙。

余向未嘗一履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之地，今以爲教育部辦接收之機會而周歷其境，觀其設施，又未嘗不歎維新之年曆，吾國爲早；而彼之成就，轉越於我。使日本此次止北進而南征，則早已囊括吾華，一切爲其所存；此所之璀璨，或又飛躍，不止如今之現狀而已。余又回顧庚款乃吾國歷史上慘痛之紀念品，此所之上及天際下入黃泉者，莫非我同胞之血汗。乃吾國迄今尚不見有文化機關足以北匹北平圖書館，南偶此所者，必假手於人而致之！今參加接收之役，感與慚并，唯有寄深切之希望於承受此所者。

三十四年九月廿一日燈下

怎樣管束德國

Emil Ludwig 原著
傅雷譯

愛彌兒·路特維格是一個現在僑居美國的德國作家，向被認為世界三大傳記家之一。他今年寫了一本書，討論怎樣管束德國——一切戰後問題中最棘手的問題。路特維格生於德國布累斯勞，就學於海得爾堡，研究法律，早歲即從事於寫作。一九一四年春，他曾為某日報當倫敦通訊員，第一次大戰爆發後，繼續在德國各盟邦作新聞記者。一九一八年起，他連續發表許多著作，以描寫世界人物，討論政治與歷史的題材為主，顯出他對德國民族有深刻的瞭解。所著歌德、貝多芬、俾士麥、德皇威廉、興登堡諸傳，尤為精彩。「怎樣管束德國」乃其最新作品，他在此對祖國的民族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且於根除日耳曼軍國主義，及納德國於文明正軌之問題，提出新鮮而耐人深思的建議；尤足為吾國今後對日政策之參攷。此項譯本原載美國讀者文摘六月號，題為：「在精神上征服德國」(The Moral Conquest of Germany) 茲改譯今名以求顯豁。

「普魯士」這個名字不止是地理上一塊土地的名稱，它代表一種哲學，一種生活方式。在決定德國戰敗後應受何種待遇之前，必須對這種哲學及其影響認識清楚。

遠在三百年前，正當勃蘭登堡選侯用鐵掌來建立第一支模範日耳曼軍隊時，普魯士已有向外侵略的意向。那時普魯士已經有一個武士階級，靠著振奉和遺產，佔有了東方廣大的土地，住在那邊的是操波蘭和斯拉夫土語的民族。這批被史家稱為「二百大戶」的人民，以自己的田產與特權獲得保障為交換條件，應允保護他們的諸侯不受外族侵略。選侯威廉·腓特烈便這樣在他的地主羣中造就了一批軍官；而地主們又強迫農民服軍役，把他們當做終身的武裝奴隸；一年僅有四個月遣送回家耕田，生育

新兵。教員和牧師不過是地主們的僕役。地方上的司法機關也在地主手裏，所以當時的公共生活是完全被他們控制的。當王侯和地主運用這批軍隊去征伐外國時，總就是帶些日耳曼文化到蠻子那裏去。刀劍和鞭子是這種文化的贈品。普魯士歷代的王侯選用奴隸方法來擴充軍隊。外國庶民被綁架，購買，像牲口一樣；有時被轉租出去，替外國戰爭當傭兵，這種方法在文明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反之，美國與法國却早接受了人權。在華盛頓當總統的任內，普魯士不訂憲法而製成了一份軍費預算。內閣的全體官員一律稱為「戰爭部長」，所有的稅吏和為「戰爭委員」。

一八七一年，俾士麥提出普魯士為其他各邦的統治者，普魯士王改稱德意志皇帝時，地主們把整個日耳曼都抓住了。迄一九一八年止，地主們

佔據了各部和所有的政府機關——雖然這些以戰爭為業的人對於政治並無絲毫訓練。地主的子弟所受的教育，大抵限於參謀學校；即使偶然進大學，也不過浪費其陰於縱飲啤酒和決鬥而已。

唯有在德國，一個學者而兼行腳家的人纔會令人驚訝。美國第一任大總統曾留下三十七冊著作。傑弗遜，法蘭格林，威爾遜等全是學者。可是普魯士和以後的德意志，三百年來的統治者，大半是不學無術的貴族。歷來普魯士認為理想的領袖所發表的言論，是這樣的：

化學家奧斯瓦特，一九〇九年諾貝爾獎金的得獎者，曾經在一八九四年宣稱：「除了強權以外，我不承認還有什麼公理的根據。」史家特賴什開在一八九六年發言：「凡是宣傳永久和平的謬論的人，對於國民生活簡直毫無觀念。我們的軍隊是日耳曼理想主義的光榮的花身。」正統的軍國主義者柏恩哈第曾謂：「戰爭能喚起人性中最高的力量。在整個事業的理想主義之前，個人的殘忍便會消失。」阿道夫·希特勒說過：「人道不過是愚蠢與懦怯的混合物。」

普魯士參謀本部對每一代人民都要頒發一紙非發不可的動員令，至少一代一次；而人民每次都與高彩烈地接受。幾世紀以來，日耳曼人的公共生活只是頒發命令和接受命令罷了。這種態度未必無法更改，而且必須更改，假如歐洲與世界想要和平的話。

美國人把社會看做一個平面，人的社會水準和政治水準大致相差不遠，雖然最能幹的人可能在聲望、金錢、或藝術造就方面超過旁人。德國人把社會看做一座金字塔。他本身不過是塔身上的一塊磚，一邊支持着另一塊磚，一邊壓着在下的磚。對上面的人卑躬屈膝，他很高興；對下面的人發號施令，他也很高興。

在美國，國家是一個民衆的集團，委託一部分同國人管理政府的行政。在德國，國家是一個神，高高坐在雲端裏。每個公務人員都是平民的上司；爲表示這種優勢起見，他們都穿着制服。美國人老是批評他的總統，參議員，軍事領袖；要德國人作這種批評却是違反天性的。

過去德國民族所有的領袖，恰是他們願望的那一種。當希特勒執政時，世人驚奇的是，德國大學教授對這個強權與無法無天的新時代的誕生，居然大事慶祝。一九一四年，九十三位文化界領袖人物連名發表宣言，對侵入比利時之舉一致擁護。一九三三年，有一千二百位德國教授，以歡呼來迎接希特勒野蠻主義上台。由此，德國民族在危急之秋完全得不到精神領袖的支持。他們相信統治者是賢明的，因爲眼見他的決定受着德國文化界領袖擁護。倘使在一九一四、一九三三、一九三九等成敗關頭，德國教授起而抗議的話，至少必有一部分人民在參加統治者的暴行之前要躊躇一番。可是教授們的行爲恰恰相反。

世界上只有德國，既沒有一個爲自由而奮鬥的英雄，也沒有一座獻給自由的紀念碑。反抗專制的諸侯，在歷史上和世界上精神不死的人，在日耳曼的歷史與文獻上是不存在的。在日耳曼受人歡迎的永遠是秩序而非革命，服從而非自由。

並且，近代獨裁者中間，只有一個希特勒用合法手段取得政權。其餘的幾位都是用武力攫取的。一九三二年德國人在最後一次自由選舉中，有八個主要政黨可以選擇，他們却對納粹黨投了一千二百萬票，對社會黨只投七百萬票。希特勒的政綱是早已公佈的，所以這一千二百萬票明明白白表示願意他上台。的確，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身入白宮的時候，比一九三三年正月三日希特勒的躡進威廉大街更合法。奧登堡根據希特勒政黨在國會佔有多數這一點，纔任命他當總理的。因此，負此次大戰之責而應受嚴厲譴責的是德國民衆，而非僅僅是瘋狂的納粹黨徒。因爲希特勒不止是德國人合法的首領，抑且是他們精神上的領袖。而他們也從未有過一個更合式的領袖。在毫無光彩的共和時代，他們瞧不見制服與會操，聽不到軍樂，不勝痛惜；希特勒却把他們念念不忘的這些東西給了他們，他並且恢復了「威權」，——那是比責任更受歡迎的。道綫是一個投合民衆心理的人物；他代替大家思想，代替大家投票，正如王侯和地主，從不知多麼久遠的時代起爲大家代庖一樣。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作者在無線電收音機中聽到希特勒對上萬的人演講，大叫「服從！」並且重復二遍，把羣衆聽得興奮若狂。旁的民族正在高呼自由，德國人却高呼服從；新領袖找到了開啓他們心扉的寶鑰。但給民衆的印象最深的，莫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那次大批的屠殺，他一次幹掉了一千一百名他自己的黨徒；他們這纔瞻仰到以鐵腕來貫徹一件事情的偉大的行動者。

秘密重整軍備的事，所有的德國人都知道而且認可。在希特勒登台之前，全國的學校教室內已張掛地圖，把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邊疆和他們希望恢復的邊疆對比。在國會所要求的一切改組事宜中，唯有軍隊一部門堅持反對了十四年。

在希特勒執政的十二年間，沒有一個政黨，俱樂部，或大學學院，對那時的情形提過抗議。對於彰明昭著的備戰，納粹黨人的消害猶太人，經濟與社會生活的遭受納粹政權的全盤統制，沒有一個團體呼過一聲。舊教的主教和新教的教會，只抗議政府干涉宗教，並不抗議罪惡的政制本身。

並且德國的戰爭犯不是一百萬的囚徒，而是一千五百萬德國士兵。在留下的像片上，瘳笑的昏間嚼着紙烟，在波蘭某地駕着一輛由十個長鬚老猶太人拖着車子，這些兵士是誰呢？一九四〇年轟炸法國公路上逃難的婦孺，那些空軍又是誰呢？誰把里斯斯城燒成焦土，把全城的居民屠殺乾淨的？誰把成萬的猶太人在貨車中悶死？把成萬的人在勒令自刎的墳墓前面殺死？他們不是武裝的德國人民是誰呢？這批民衆便是二十年前退出法境時焚毀城鎮森林，趁着威權在手的最後一刻以圖快意的同一民衆。他們就是原班人馬，或是他們的兒子。犯着這罪惡的時候，每個德國人覺得自己已是國家的一具器官。在他們心中，成爲國家的一具精巧的器官，比着做一個真正慈悲的個人，意義大得多。爲了祖國的光榮，德國人可以殺掉他認爲比他低下的任何鄰居。他們這種作風不是在希特勒治下纔開始的，在中古的帝皇時代即已如此。

瞧了，德國人竟相信生命只包括兩件事：一件是他的統治者控制世界的夢想，另一件是他自己勇於服從的熱忱。戰爭的失敗暫時把上帝註定

的局面推翻了；但歸根結蒂，戰敗不過是停戰休戰而已。所以他想着自慰的念頭：二十年後兒子一輩就可再來一次。

所以要改革德國，必須希望這個民族放棄他自命爲不可征服的信念。

一般美國作家討論如何對待戰後的德國時，大半不出於兩個極端，而我認爲都是錯誤的。——有的主張完全消滅德國民族，——強迫男子到旁的國家去服勞役，工業設施全部消滅，分裂德國領土爲十二小邦。有的主張用德國最優秀的分子來重建德國，支持優良的少數派，舉行民主選舉，建立自治政府。在此兩極端間的第三個計劃，纔是我認爲唯一可能的解決。這個計劃的目的是，不但要使德國人明白他們業已戰敗，同時更要他們懂得理當戰敗。

首先，凡是醜化此次大戰，和在戰時犯殘殺之罪的戰爭犯，應當實實在在受到懲罰。而且我們不可忘記銀行巨子，實業家，與文化界領袖，應該和納粹首領及軍人同樣包括在戰爭罪犯之內。審判應當公開舉行，並用無線電及新聞片，儘可能的傳播給廣大的德國民衆。聽到從前的領袖哀泣，在銀幕上從他們的臉上看到真相，聽到謊言，這樣纔能使德國人對於昨日的偶像改變意見。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假作裁軍的醜劇，決不許重演。唯有全部解除武裝，方能解決德國窮兵黷武的精神，因爲我們最後的任務是要使德國人摒棄着制服的習慣，不論在肉體上或精神上。另一方面，我們要教德國人看慣外國制服在他們中間出現。既然在德國一套制服還是威權的獨一無二的標識，那末就用外國制服來使他們把戰敗的事實深深印腦際。

分裂德國爲若干小邦的辦法，並不能保障穩固的和平。的確，不用分裂之法，我們更易導致世界和平。假定美國被勝利的日本分爲五六個不同的國家，那天，今日各地方對立的現象可以立刻消滅，全國上下的民族意識都會突然覺醒；共同的歷史，言辭，風俗，突然顯得重要無比。從那個時候起，人民爲政治統一鬥爭永遠不會休止。

雖然如此，大部分德國人因爲上一世紀普魯士征服了其他各邦之故，

一直懷恨着普魯士。這一點就指出了一個簡單有效的解決方式：把德國分做一個「德意志聯邦」（以萊茵河為東疆）和一個「普魯士共和國」。凡是德國人令人深惡痛絕的地方，都淵源於普魯士。一朝分離之後，德國人好戰的頭腦和四肢就會癱瘓。

普魯士地主們依舊保有他們權勢的基礎，——廣大的田產。把這些土地分散給農民（他們之中有數十萬人過着牛馬生活），無異一箭雙鵰。普魯士與其餘各邦的分離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縱然造成了許多獨立的小國，却並不同時引起民族主義者的反感。倘使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話，大多數非普魯士的德國人，毫無疑問會贊成隸屬於德意志聯邦，而不願歸向普魯士。

我的計劃中預料有三個講德語的國家接壤而處：普魯士，德意志聯邦，奧地利。這個辦法的優點是：（一）民族運動的不可能，（二）地主勢力的消滅，（三）將來不致再有什麼普魯士王或「元首」把整個德國來建立一支軍隊。

此次我們不應該教德國償付賠款（上一次的也從未收到）。主要是消滅德國人的自大狂，從而教育他們。這件事業的成功比任何巨額的賠款更有價值。並且賠款的償付，需要讓德國保持它工業的完整，或者重建。工業設施一朝恢復之後，地球上可沒有一種力量能阻止德國重整軍備。德國人只要一看見鼓風爐與馬達，就會覺得自己有一股新生的力量。他們將再來大聲呼冤，憤憤地說：一個這樣強有力的民族居然「被人奴使」。

沒有德國的輸出，歐洲經濟就得崩潰；這種言論純粹是宣傳。五年以來，沒有德國工業，世界也能自給自足；為何將來不能照樣繼續下去呢？德國所生長、開採、生產的東西，並非在世界上旁的地方不能生長、開採、生產的。我們只許德國輸出相當的物資來交換若干主要的輸入品，例如羊毛與棉花之類；但決不許它超出限度。如果讓德國人保全它完整的經濟力，它在工業方面的潛伏力可以使它成為歐洲最強的國家。這種力量，加上時間較長的勞動和有名的傾銷政策，勢必直接促成美國大規模的失業。德國靠了經濟壓力，可以綽有餘裕地準備再作征服世界的競爭。

德國人挨餓的事情是決計不會有的。減少他們的工業生產，可以增加他們農產物的收穫。一九三〇年代，德國七十萬人民的糧食生產，達到他們需要總額的百分之九十。據專家的意見，倘使在農業方面加緊生產，再均分那些大地主們的田產，可以使八千萬人靠了田地過活。在經濟方面還有一個極重要的項目：令德國勞動者到外國去修復德國人所造成的損害。這件工作只須幾百萬即能應付。一個犯了史無前例的罪惡的民族，現在強迫它親手去補救它在旁的國家造成的災害，實在是公平的，合乎道德的。

然而必須讓德國人存有希望：聯合國應當預先答應他們，當他們把破壞的完全修復了的時候，仍可享受完滿的自由與自治政府。照現代生產方法計算，大概二十年的時間，很可完成這種工作了。完成以後，外國的統治應當放寬，可是監督仍須繼續。

改革德國教育的工作，當從五歲的兒童開始。今日的希特勒青年團，十四歲的少年，已經無可挽救。但從五歲起，十五年的教育當可濟事。教員不能用外國人充任；他們的口音會使幼年人發笑，——而且對於德國民族性也沒有深刻的認識，不足當此重任。我認為，只要由聯合國嚴密監督，這批教員仍可在德國當地雜致。

德國學校中強烈的軍事色彩必須消滅。制服，尚武的歌曲，宣傳德國「萬能」的課程，一律禁止。學生的體育，過去五十年中一直線走着軍事化的路，現在應當灌輸「公平交易」的盎格魯·撒克遜精神。德文裏目前既沒有相當於「公平」，也沒有相當於「君子」的字眼。德國人的遊戲中必須恢復遊戲精神。尤其是德國青年，要學會尊重他們在遊戲中擊敗的對手，把他們自己也有被擊敗的可能牢記在心。

歷史一科當在德國的新教育中佔據重要地位；德國歷史的黑暗面，當與光明面一樣的給學生看到。第一次大戰失敗後，德國人教他們的兒童把遜位的德王看作一個英雄，一個被物質佔優勢的世界卑鄙地擊敗的犧牲者。這一回必須讓他們明白，是他們的父親向世界挑戰的，奴使歐洲大陸

的，且犯下亘古未聞的罪惡，污辱了德國民族，德國人的羞恥必須深深地種在他們心裏。

在各級學校裏，舞台上，銀幕上，德國人在兩次大戰中所犯的暴行，應當對後起的一代盡量揭露；他們應當自擊他們民族所以遭到慘禍的原因。這樣，他們可以問問自己，盲目地服從現成的權勢，結果是不是要付代價。

百餘年來在傲慢與崇拜威權中教養長大的民族，是不能用柔和的方法馴服的。吾人決不可把德國人作為奴隸，但對付他們的時候，精神方面的約束必不可少。聯合國必須以主人翁自居，方能影響德國人，使他們改變

廿六年前舊事重提

編者

一九一八年八月，德國最後的攻勢被挫，法比前線連遭聯軍反攻，到處敗北。魯登道夫告訴威廉二世，說戰局已經絕望。九月杪，保加利亞向協約國投降。魯登道夫驚駭之餘，勸德皇立即求和。

德皇任命自由派的瑪克辛米里安親王為相，要他跟協約國談判。親王籲請美總統威爾遜出面斡旋，但所得的答覆是德意志帝國毫無信義，沒有資格代表德國人求和；言下大有德國非經革命即投降亦所不受之意。

憤慨之下，魯登道夫要求威廉罷免瑪克辛米里安，繼續作戰。

十月上旬，奧匈聯合王國治下的南斯拉夫、捷克、哥羅西亞諸民族，紛紛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宣告獨立。

威廉知道在這時候繼續作戰，勢必引起真正的革命，便命令瑪克辛米里安加緊求和談判。

往返磋商了一個多月，由威爾遜總統的居間，終於協約國接受了德國的和議。和議的根據是威爾遜在當年七月裏宣言的「十四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海洋絕對公開，奧匈治下的民族自決，德國解除武裝，交出海

態度。一方面用強硬的手段統治，一方面用柔和的手段宣傳「寬容」與「自由主義」，唯有這種空氣，纔能使幾百萬德國青年終於覺悟他們在國際上所演的角色。他們將開始發問，怎樣纔能獲得一種較為舒適的生活。我們要告訴這些青年男女，當他們把父親一輩肆無忌憚地摧毀的大陸重建之後，纔能恢復他們的自治政府，和別的民族站在平等地位。那時，社會的觀念可以濡染到下一代的人。今日五歲左右的兒童，將來成為青年男女的時候，可以看到他們的民族帶着固有的德性和才能，自由地回到世界上來。

然而這一次回來是沒有武裝的。

軍，負責賠償協約國損害。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與協約國簽訂休戰條約。

一九一九年六月廿八日，在四十八年前德意志帝國宣告成立的凡爾賽明鏡宮中，德意志共和國代表與世界三十一國代表正式簽訂和約。

但在休戰前二天，威廉二世備於海軍的叛變，各地民衆的暴動，隨軍的不穩，終於十一月九日半夜倉皇出走，逃到荷蘭的杜恩(Duyn)古堡中，度着鄉村紳士的生活；到前年(一九一九)二次大戰方酣，希特勒德國日薄西山的時候，方纔終正寢。

倘後世有人為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立一墓碑的話，不妨這樣寫：

始於霍亨索倫朝，終於霍亨索倫朝的德意志帝國，歷時四十九年。它只有兩個皇帝：一個是以戰爭起家的威廉一世(一八七一—一八八八崩)，一個是以戰爭傾國的威廉二世——也即是威廉末世(一八八八登極——一九一八遜位)。

改良中國農業之我見

郭守純

昔日本軍閥奴化中國民衆之口號有曰：「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夫台灣、高麗、東三省人民受其統治，智識幼稚，上進無路，不爲苦力，即爲小農耳。故所謂農業中國者，是奴化政策也。八年抗戰，我國海口爲敵人封鎖；人民衣食日用所需，無外國輸入爲之接濟。設我國非以農立國，誰自給自足，就地生產者，不幾悉數殫斃，尙何勝利之可言？是鄙人之欲以奴化我者，我反賴之以更生，農業於吾國之重要，固不待辭費矣。

我國幅員寥廓，人口分佈未能平均；較密之處，每一農家耕種面積平均不足二十畝，終年勞苦，僅得一飽；若遇災荒，飢寒立致。欲改良其生活，惟有改良整個之農業。農之爲業，至爲複雜，欲改良農業本身，非從有關農業之其他事業着手不可；若治安之確立，苛稅之廢除，水利之振興，運輸之便利，造林之提倡，工業之創設，皆是也。故爲政者當權事業之輕重，通盤籌劃。我國政治經濟建設，已定有方案；實業計劃，正在努力進行；美國復派技術人員來華協助，將來各項建設突飛猛進，農業亦必隨之而發展。至於農業本身之改進，亦有緩急之別，茲將其亟宜注意者，略陳於左，聊供國內有志於農業者參攷。

【一、改良羊毛】 我民之生活日趨歐化，於服裝一項，變遷尤日新月異。昔之布鞋布衣者，今則西裝革履。習尙所趨，勢難禁止。且亦有其經濟價值，及實用原因在焉。是以毛織品之銷路，一日千里。惜我國毛織廠之設立，罕如麟毛；本國羊毛品質粗劣，不宜於織細品嗚呼。市場需要，不得不仰給於舶來品。但我國西北東北爲天然牧羊地區，飼養頭數及羊毛產量，不在少數。政治一就軌道，地方治安如能確立，牧羊一業，定

能發展。羊之蕃殖迅速，每年至少一胎，胎可三四頭。若能將美利奴（Merino）羊種及英國羊種大批輸入，與本國羊種交配改良，數年後，羊毛產量及品質，定有可觀。同時廣設毛織廠，自行織造，外以抵制舶來品，內以提倡國貨，利莫大焉。

【二、改良棉花】 棉織品爲吾人衣服主要原料，已成立之輕工業，亦以棉業紡織廠最爲發達。但我國所產棉花，品質粗劣，不能用以紡細紗，織細布。且產量亦不敷國內已成立紗廠之用，每年美棉印棉及棉布進口，素列首位。昔我國政府及各紗廠領袖有鑒於此，曾在產棉地區，設立棉業試驗場，試種美棉，改良中棉；且又開闢荒地，推廣植棉區域，略有成績。將來棉業紡織廠當更發達。日本各紗廠將加以沒收，歸我接辦。棉花量與質之需要，更急不容緩。是植棉之推廣與改良，急宜着手進行。

【三、改良乳牛】 牛乳爲營養必需之品，爲增進嬰孩成人及素食者之健康起見，不可不設法改良及推廣乳牛之飼養，以供需要。我國各大都市，雖有牛乳房設立，然因優良乳牛採自外國，成本既貴，牛乳自亦不能賤售，遂爲西人及我國貴族階級所獨佔。然東北西北爲我國天然牧場，蕃殖改良乳牛，輕而易舉，事在人爲耳。

【四、病畜蟲害】 我國農產物每年受蟲害病畜之損失，雖無統計；其數必大。歐美各國對於蟲害病畜，研究有素，驅除有方，製有殺蟲殺菌藥劑，以免除或減輕農產物之損失。然我國之病蟲害未必一一與歐美相同，

殺蟲殺菌藥劑亦未必合於我國農民之經濟；故我宜自行研究驅除方法，自行製造藥劑。

〔五、血清疫苗〕我國畜牧事業，基礎已立，飼養管理，雖不及歐美，然亦能適合本國農家經濟情形。惟對於獸疫流行，束手無策。是以血清疫苗之製造，急宜舉辦，特別用以預防牛瘟、豬瘟、雞瘟各種疫病，以免無謂之損失。

〔六、改良品種〕在同一培植或同一飼養方法之下，作物或家畜之品種優良者，其產量之多，品質之佳，較之品種低劣者，不可同日而語。是以改良農業，要在改良品種，俾節省人工肥料及飼料。

〔七、注重試驗〕作物之培植，家畜之飼養，品種之宜否，各地因土壤肥料氣候之不同，成績亦各異。夫試驗云者，成敗在不可必之數也。農民依預定收入為生，設所種所畜，成敗不可必，農民安肯冒險嘗試？農事試驗場固屬重要，而其設立則非農民之力所能勝任，此蓋政府之事也。

〔八、改進技術〕農民大抵目不識丁，賴其傳統之經驗，鄉鄰之仿摹，從事耕作；科學知識難以灌輸，技術無法改進。為增進農民知識，改進技術計，不可不從提倡教育入手。鄉村學校宜普遍設立，除讀書識字外，教以農業基本知識。學生優秀者更宜予以深造機會，養成自動研究改進之農民。

〔九、增進效能〕現代文化日益進步，各業無不注重效能。務農者當以一夫耕，十人百人食之；一婦織，十人百人衣之，方不逆潮流。增進效能，一在擴大耕種面積；二在利用機力畜力及省工農具；三在增進農業知識技能。

〔十、舉辦農貸〕我國農家，每年收益，戰前平均為三六七元，而每家婚喪喜慶及意外用費，有年達二八六元者，此根據金陵大學教授白克氏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之調查也。農民收入微小，以之仰事俯畜尚嫌不足，豈有餘力用之於意外乎？是以一旦遇有婚喪喜慶，則數月之正當開支，立即消耗於無形。為維持其常年生活計，為地田工本計，不得不借諸借貸之一途，而受高利率之剝削。習俗虛榮，固宜革新；而正當生產所需之低利率貸款，亦急應推廣舉辦，藉以調節農村經濟，扶助農民生產。

〔十一、推廣合作〕互助即自助，此農民合作社之宗旨也。我國農民貧困；一遇急需，農產品秋收之後，不特售價，立即脫售；甚而至於將青苗抵得現款，不願將來損失。日用必需品則高價購入，一進一出，虧絀至巨。為補救無形損失計，農民有合作社之設立，歐美各國推行有年，成績昭著。其目的在廢除消費與生產者之中間人，而代沽其利潤；集中大批賣買，以期減輕運費，獲得較好之批發或進價；自行設立大規模農產製造廠，藉以減低成本，改良品質。至於地方水利之興辦，學校醫院之設立，亦由合作社擔任，以農民公眾利益為前題。

以上所舉，乃舉大者。農業改進事項原亦千頭萬緒，惟有擇其首要先行推進。一國施政方針，當以大多數人民之幸福為幸福。抗戰八年，農民犧牲最大，供獻最多；三萬五千萬人之事業乃吾全國命脈所在，願政府當局三致意焉。

編輯室小啓

本刊編排力求題材平勻，故上期預告「食米營養問題」，「人生百事談」，一概移至下期發表，敬請 讀者鑒諒為幸。

原子時代

原子炸彈的政治意義

舟齋

這是一個新天地，充滿着希望和光怪陸離的危險，在廣島掩上的生命之門，已經上了鎖。生命一直就如此，沒法回轉，現在沒有選擇，只有向原子時代摸索前進。

痛苦與代價二者，和進步是拆不開的。上一次巨大的騷動帶來了蒸氣和電，與之偕來的是一個混亂和戰爭的時代。現在，世界沒有準備好再邁進一步呢！從來沒有。事實上，世人對於蒸氣和電的世界仍在摸索答案。慈祥的物理學家把他們製成的原子交給特魯曼，阿特利這類普通的人，說你們須決定：誰保有它？誰能在何種情況下用它殺誰？它的發展應當多快？它準會改變這世界的。你們要制定法律適應它。

如果普通人如特魯曼，阿特利之流不了解它，不控制它，誰來？他們毫不畏縮肩起這個責任。現在沒法裝作廣島事件沒有發生，沒法對這旋轉乾坤的能力不理睬了。人類只有投進這新世紀的門限。在這原子時代裏是充滿了詭異的符號和死的氣息。

原子炸彈是軍事政治力量的新活動範圍。過去，鋼鐵，炸藥，航空，曾輪流改變了戰爭和社會的面目。在一天之內，原子炸彈引起的改變比它們任何一個都大。它的爆炸打擊到地球上每個軍部和國務院。

TNT炸藥的爆炸力比六世紀前的黑粉炸藥只大六倍。第二次世界大戰把TNT威力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原子炸彈的力量比最進步的TNT大一萬二千倍。一百廿三架飛機，每架載一枚原子炸彈，破壞力量就等於協約國在這次戰爭中投在歐洲所有炸彈的總和——二，四五三，五九五噸。

從廣島上開始的政治時代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是原子炸彈由英、美、加三國保管的時期。第二個是其他國家也會製造的時期。美國軍事力量的弱點，是在碰到要遣送陸地部隊深入大陸，逼使敵方投降的時候。在意大利和齊格斐防線所表現的便是如此。到上星期，（按係指八月二十日）美國的地位是：裝有原子炸彈的飛機能飛至世界任何地點。這些飛機一到達，便能迅速毀滅一切，遠非受害者來得及重建。這使投降成為必然的結果。

可是原子炸彈的祕密是不長久的。現在原子炸彈使強國和弱國間的鴻溝更擴大了，但不多幾年它可以更徹底改變世界政治的全貌。最後，這種新武器也許會使各國的武力均等起來，就如火藥過去使各個封建階級均等起來一樣。

原子戰爭前，美國在戰爭器械上最佔優勢；別的國家要迎頭趕上，至少得二三十年。在原子戰爭裏，這種優勢是不可靠了。英國原子炸彈的指導者夏迪克爵士說，任何國家有了原料就能在五年內造一枚原子炸彈，不需要美國的幫助。要說美國能製造較多的原子炸彈，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五十枚炸彈的效果已和五百枚的完全一樣了。

美國為製造原子炸彈，三年內花了二十億，只等於兩星期的戰費。所以從經濟的立場說，沒有理由阻止原子炸彈的製造不達到最高峯的。

在將來的戰爭裏，原子炸彈不但會把中等國家小國家提到與美國相等的地位，並且會恢復那種閃電性的戰術，使一個小國家突然地擊敗一個大國。原子炸彈給侵略和取巧的行爲設下一個獎金。

在舊金山會議中美國與蘇聯都有這個信念，覺得力能保衛自己。現在美國有了原子炸彈，會不會使蘇聯向真正集體安全更進一步合作呢？會不會另外又有一個國家發展了更可怕的原子炸彈，使美國也在這方面加緊製造呢？這些不但關係美國，也關係世界的安全呢。

自美國時代雜誌節譯

五年來原子研究的內幕 雷垣

【台影事業】在納粹戰爭咆哮於法國國土之前，羅斯福總統委派一個非正式的「鈾顧問委員會」，接着世界的情形突然緊張起來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一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前三月，羅斯福總統寫信給邱吉爾，願意供給英國的原子核物理學家一個計劃，讓他們到美國來工作。邱吉爾接受了這建議，英美就這樣地合夥起來了。一九四二年的整個春天，那班科學家工作着。在許多警戒着的實驗室裏，他們的奇怪儀器閃閃地發熱，隆隆地响着。在六月裏，他們有進展了。於是這計劃的身價突高，就移交到軍政部。

那「曼哈頓工程師區」就是爲了這個計劃特造的假名，區內佈滿了政府的特務工作者，連專差都是陸軍軍官。許多物理學家，化學家和數學家，從幾十個大學和工廠裏失蹤了，原來是「曼哈頓區」抓了去的！

【核計算】在戰前人們發見「慢行中子」能分裂鈾原子的一種叫鈾——二三五，因此發出大量的能。另外由「裂生」作用生出新的飛行中子。若在這些中子內有足够的數量能再去分裂鈾原子，這反應就能自足而得增益其數量。這樣連續下去，就可以把鈾整個的搗爛，好像一根火柴的火苗燃着了一堆木屑，燒光大吉。這種「鏈式反應」，就是那「曼哈頓區」的人須要設法發展出來的。可是他們並未得到牠。主因是爲了普通鈾祇有一九四〇分之一是鈾——二三五，其餘大部是鈾——二三八。而鈾——二三八非但不像鈾——二三五那樣地分裂，還要吸收那些新生中子，結果原子彈就像火柴在濕木屑上一樣地熄滅了。

很明顯的，補救辦法是要把活動的鈾——二三五從自然鈾裏分開，不跟鈾——二三八混在一起。在原則上這很簡單，就像從浸濕的燃料中烘乾所含水份一樣。可是當那班物理學家計算完畢後，他們不禁戰慄起來，他們發覺在一點點的鈾——二三五裏是不能有「鏈式反應」的，但相當大

的一塊，那又一定要爆炸起來。假如他們有了那一塊，問題或許是怎樣保持牠不炸，當牠被遊行的中子撞着的時候。這種爆炸，根據他們的計算，將要比地球上任何見過的東西劇烈得多。

【兩種新元素】還有一個可能性。當然自鈾（包含一分鈾——二三五，一百四十分鈾——二三八）被「慢行中子」撞擊時，除了鈾——二三五的分裂外，還發生了別的變化。從這種「裂生」裏產出的有些中子，被那比較冷性的鈾——二三八吸收了。這變化造成了一個不穩定的新元素——鏷。牠隨即轉變爲鏷。鏷是比較穩定的元素。正和那稀少的鈾——三三三同樣，牠也能「裂生」；牠可被非在劇烈的「鏈式反應」裏爆炸起來。而牠却不是鈾的一個同種，是完全不同化學性的另外一元素。因此，牠可用化學方法比較容易地從鈾裏邊分出，不像鈾——二三五那樣，非常固執地黏住在鈾——二三八上。

【石鉛調和器】那產生鏷的原子反應並不天然的以「鏈式反應」出現。許多從鈾——二三五裂出的中子激射出來到四外去。有許多耗費在雜質裏了。剩下祇有少數把鈾——二三八變成鏷的。

科學家們就動手設法改變這情形。一個方法是增大那活動的條件，使能維持那中子不至逃掉得那樣快。還有一個方法是清除雜質。另外，還可設法減慢那中子，使牠們在被吸收前保持和鈾接近。這最後一法祇要把那些鈾小粒浸在一個「調和器」裏好了。那「調和器」是一種物質，能減慢中子速度而不會把牠們吸收去的。德人也許會試過重水來解決這課題。「曼哈頓區」的人却決定用石鉛，因爲牠較易得到。假如他們能用控制得好好

的速率來製成鏷，他們就將有法觸發一個能將世界改觀的炸彈了。

【試探性的設備來不及了】到此爲止都是理論的探討。可是「鏈式反應」到底沒有成功。隔離孤立的鈾——二三五也沒有得到滿意的份量，鏷也沒有造出來。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那各種的委員會送來了一個報告給總統，說：「讓我們一面製造鈾——二三五，一面製造鏷吧。」那些委員會要馬上建立一個大規模的設備。一切有希望的方法都須立即開始。現在沒有時間給予失敗了，甚至試探性的設備也無暇嘗試。因爲在全

世界向着「最後裁判日」的賽跑中，納粹也許會趕在前頭呢！總統同意他們的提議，預備好經費儘他們用。

【人海物山】宛如愈滾愈大的雪球，「曼哈頓區」在國內到處滾，吸收了人（十二萬五千），錢（二十萬萬美金），幾座山似的材料，幾火車的裝置配備。牠徵用了許多有名的公司。許多教授，其中有得過諾貝爾獎金的，離棄了他們的學校，來住到卑濁的沙漠裏。工人們坐着拖車從各處蹣跚而來，全美國各種族各階層的人都來了。

在芝加哥大學裏，以「冶金實驗室」為掩護著名的阿瑟·何來·康頓博士指導着做了幾個最重要的發掘。還有哥倫比亞，加利福尼亞，俄亥俄省立等大學，工業研究所等，都做著同樣的工作。

【各種方法和地點】把鈾——二三五從天然鈾裏分開有許多可能的方。至少有兩個實行得很靈。第一個是把鈾粒子充了電，然後向一個巨大的電磁場射擊過去，讓牠們走成弧形路線，那較輕的鈾——二三五在弧上揮舞得較遠。在弧灣處裝有吸收器，鈾——二三五就在這裏被收了去，而鈾——二三八則被棄置了。第二個方法是用一種氣體鈾噴射到最精微的纖維濾器。那氣化度略略高的鈾——二三五就較易穿過。結果在濾器外鈾——二三五的成份加高。

那電磁法的實驗是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山勞倫司博士領導的；氣體分散法則在哥倫比亞，由余來博士領導。一九四三年，在這些實驗完成之前，實行這兩種方法的巨大設備在屋克雷琪建立起來。

在陶格拍希城裏充滿着奇異的裝置：幾千個強力新式噴筒，巨人型電磁，以及其他的許多機械和儀器。那兩種方法都很成功，產出了有效份量的鈾——二三五。

【足球場上之堆】鏷的生產也許並不更重要，可是更富於戲劇性。在芝加哥大學的足球場中，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儀器。是一個扁圓形，像門鈕樣的東西，用鉛石砌築成，一塊塊的鏷或氧化鏷裝在牠們的四角裏。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鏈式反應」——「堆」——一個鈾的「格子」和一個鉛石調和器。倘然牠能照泛爾米博士的理論工作起來，牠就會產生地球上空前的第

一個「鏈式反應」。

那些物理學家戰戰兢兢地置放那磚頭，知道在這陌生的區域裏，任何事都可發生。

根據理論，那「鏈式反應」該在所有的磚頭差不多都放好時自然發動。以後牠可以免去不幸的爆炸而停止，祇要塞進幾片鏷，以中斷其鏈。但遠在理論上的「危險度」以下，那儀器就發出警告。反應已在開始。幸運的很，那鏷片已在「滯緩」處塞進；反應就被阻止了。「這個」司密史博士冷淡地註釋：「是運氣！」

這重大的實驗——空前第一個「鏈式反應」劃出了「原子時代」的起點。那個「堆」是成功的。在這討論的方法變成一個好好的進行方案以前，一個巨人型的，全量的鏷工場早已開工於漢福特，在靠近華盛頓的耶給馬的沙漠裏。這個不可愛的地方也有好處：孤立隔絕，有很好的電力供給，和一條哥倫比亞河，牠可以把製造中發出的巨量的熱帶走。

【鏷城】在芝加哥的那第十九堆，曾經是一件棘手事業，而在漢福特的巨型堆，却是對於未發掘過的危險底研究。理論警告着說牠們一開始工作，將發出洪水般利害的放射而產生許多未知的放射性原素，牠們大都是極毒的。這種效果可想像得出是強有力而經久的，所以沒有一樣活的東西能接近已在工作的一堆。

因此，精巧的設計就發展到能在保護的厚盾後，遠遠地控制那些堆。就爲了這個，那些利害的未知原素還是給逃出去了。那用來吸熱的冷水已變成有放射性了。牠必須拘留起來，在回到河裏前把放射性消滅盡。吹在那化學工場上的風帶去了另外一樣危險品。因為那些煙囪也放出一種放射性氣體。這鏷城是一個有許多猛烈可能性的地方。

可靠的預防保護着工人們的健康。他們全體帶着有希小的照相片的小量電器，用來在晚上試驗他們在白天所感受到的放射量，一種叫「試泥切」的儀器量出空氣中的放射性塵粒。衣服都經過仔細查驗。當一個帶着放射性的工人走近時，有一種機器會報警。

【能與毒】除鏷以外，漢福特工場造成兩樣可怕的副產物。用來把那

些「堆」弄冷下去的水帶走了從「鏈式反應」裏放出的一部份「能」，足夠使哥倫比亞河熱得可以感覺得到。正確數字雖未宣佈，可是在司密史博士的報告裏，那暗示足夠可怕的了。鈾堆的有些產物或許還可證明是一個大能源，足夠用來開動全世界的機器呢。

第二種副產物是純粹恐怖。據司密史博士的計算，一個大規模堆平常的作用裏，每天產生足夠的放射性毒，可使廣大區域的居民絕跡。

〔洛沙拉摩斯城的危險〕 當那巨大的工場在造起來而各種方法在研究着怎樣運用時，另一組物理學家正移植于另一個沙漠裏。一九四三年三月，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屋本海茂教授帶着一隊人，聚於新墨西哥洛沙拉摩斯城。他們的工作是計劃裝置和試驗那原子炸彈本身。那些建築「堆」的人，會掙扎着不使他們的結晶而爆炸起來。而那製造炸彈的及担任的是更凶險的任務，要把他們的秘密在戰爭要求的時間與地點爆炸起來。

司密史博士關於那炸彈的描寫，爲了很明顯的理由，是不完全的。但他給了許多暗示。鈾——二三五跟鎳並不像 TNT 炸藥的需要一個爆炸器來把牠們爆炸起來。牠們祇要大量的放在一起就會自動爆炸。因此關於原子彈的主要問題就是要設計一種機械，把小的質量一點點的加到那「危險度」。在爆炸順利地開始前，把牠們用一種重物質來安定在一起。這種重物質的一個可能來源是鈾克羅斯曼的礦藏。

〔將來的世界〕 司密史博士的軍政部報告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底爲止，正在那沙漠裏的可怕試驗之前不久，那試驗正是證明這炸彈是一個驚人的成功。司密史博士在那試驗，前早就確定牠的成功，可是並不喜悅：「起初許多科學家能够希望，並也的確願望得出一個原理，來證明原子炸彈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希望慢慢地消失了。」

將來原子裂生的技巧，將有飛快的進步，是可預卜的。對科學而言，這是進步。可是，司密史博士說得好：「假如能設計一種方法，連一小份普通物質的質量都可轉變成能，那末人類文明就有隨意自殺的方法了。」

鋪錠城

賀若璧

加

拿大西北部遼遠的大熊湖邊，在北極圈南面二十六哩，從最近北的火車道北去還要一千四百哩，有一個小村向來沒有正式名稱，有時人家稱它做鋪錠城。最近它忽然成爲世界舞臺上一個角色，因爲在那樹木葱籠的山坡下面，藏有製造原子炸彈的原料。

吉爾白·拉比納，一個加籍法蘭西人，在十五年前找到這個地點，原意是找金子。一九三〇年，據他自述：「我先注意到一片石壁上面的銻斑；沿壁走去，就尋着小塊黑色的礦石，有梅子大小，仔細搜尋後，我就發見了礦苗。我拿斧頭鑿開看，原來是瀝青漆。」那時瀝青漆是有名的鑛錠原料，可是拉比納從沒有料到他的發見還有更重要的意義。拉比納向美國金融家借得款項，就以創新人資格和另一創辦人查理在安省胡珀港成立了一個提煉廠，製造鋪錠（當時鋪錠價是每格蘭姆二萬五千美金）。這提煉廠屬於「愛爾杜拉多礦產開採提煉公司」，股東遍全美和加拿大。鋪錠不過是公司副產品之一，並不受重視。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八日，加拿大政府突然宣佈將「愛爾杜拉多公司」全部收歸國有。股權則由政府出每股一元三角五分的官價收買。

現在渥太華和華盛頓已同時宣佈，在發展原子炸彈的過程中，加拿大在設備、工作上都盡過最大的貢獻。在蒙特里國家研究院大實驗室中工作的科學家，有一半是加拿大人。安省巴塔華附近，距渥太華西北一百二十哩的地方，官方沒收了近萬畝的地，由一千三百人藏在鐵絲網和武裝警備後面工作着，清除地面，建築一個原子炸彈的領導工廠，這樣的有一年多。

關於政府攫取「愛爾杜拉多公司」的解釋是這樣的：在大熊湖邊瀝青漆沖積層裏面，加拿大保有世界最大鋪錠——原子力來源。所以政府必得將它沒收，俾原子炸彈的原料無贖贖之處。



劇 話

萬
嶽

寫戲人之使用對話一如守財奴之使用金錢，要用小額的支出來換取鉅額的利潤。在這方面，我們得多跟易卜生學學，不但學他怎麼選擇和支配事實，還得學他怎麼用對話搭成橋，讓事實在不知不覺中一一偷渡到觀眾之前。在他的戲裏，幾乎每句話都有用處，有時一句話還不止一個用處，我們看的時候往往忽略過去，照樣寫一遍就知道多麼難了。這一半由於作者天賦的才能，一半也是他慘淡經營的收穫。

在寫戲時，每個場面甚至每句對話都像走一步棋。同樣是走棋，善變的人只要跳一步馬，既可保住自己凶卒，又可踏掉對方的車，同時還可作為炮架子來「將軍」。拙劣者就不然，他的馬跳來跳去都是所謂「廢棋」，白忙了半天，結果還是跳個「窩心馬」來堵死自己。

我常常覺得我們過於濫用了「編劇」這個名詞，在別何國家，用劇本的形式來寫作就叫「編劇」，而且也專限於創作而言；可是在我們劇壇上，無論是創作，是翻譯，是改譯，是舊戲的翻製，是小說的改編，都籠而統之給他來個「編劇」的稱呼。日子一長，流通一廣，大家也就習焉而不察。方便是方便了，但方便的背後却潛藏着牽強和輕率。

因為「編」字使我又聯想到編湊。有一次一位寫戲的朋友對我說：「在我下一部作品裏，我要博採世界名劇的動人情節同精彩場面，把這些湊在一起，使牠成為像樣的東西。」我連忙給他澆冷水：「快放棄這個念頭！你太求像樣了，結果一定不像樣。因為在你那部『未完成的傑作』裏，一切都不是你的，而是你從別人那裏租借來的。牠不是浸着你血液的肌肉同骨骼，而是你勉強裝在身上的假髮，義齒，同機器腿；即使那頭髮是絲的，那齒牙是金的，那腿是純鋼打的，牠也只是你的醜陋而不是你的光榮！」

清朝人賀黃公說他平生不喜歡集句詩，因為那種詩好的不過是斑斕衣，不好的簡直是一襲百補破襖。劇本還不是這樣！不從本心出發，東借幾句警句，西偷幾個場面，就像採集了許多悅目的顏料堆在一起，以為這就是美麗的圖畫。實在呢，牠只是一塊無調和，無聯絡，無生命的大調色版而已。

羣戲可能是大戲，但不一定進是大戲。因為在許多人物稀寡情節簡單的戲中，往往具有豐厚的涵蘊，那力量足夠鎮壓住一個舞臺。熟悉舊戲的人，都知道像法門寺龍鳳呈祥一類排場浩大的戲，在伶人眼中倒是所謂「歇工戲」，反之像寶蓮燈南天門女起

解一類簡素的戲，却可使伶人集中演唱，而觀眾也過足了癮頭。

劇作者過於關心自己在劇場裏的命運，往往偏鋒落筆，或給劇本加上許多不必要的裝飾。枝是奇了，葉是密了，却失去枝葉所寄託的主幹。也許張宗子的話是個很好的教訓，在他寫給當時劇作者袁觀庵的信裏說：「……傳奇至今日怪幻極矣。生甫登場，即思易姓，且方出色，便要改裝。兼以非想非因，無頭無緒，只求鬧熱，不論根由，但要出奇，不顧文理。近日作手，要如阮圓海之靈奇，李笠翁之冷僻，蓋不可多得者矣。吾兄近作合浦珠亦犯此病，蓋鄭生關目，亦甚尋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電母奔走趨附，熱鬧之極，反見淒涼。兄看琵琶西廂，有何怪異？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許多滋味，咀嚼不盡，傳之永遠，愈久愈新，愈淡愈遠。……」

話說回來，熱鬧的未必都好，而不熱鬧的也未必都好，要緊的倒還是「戲」的本身。

劇作者執筆時最好問問自己：如果你是個演員，你願意不願意演這齣戲呢？當你演這齣戲的時候，你是有，如某些演員所說的，喝藥水的感覺呢，還是把他當作一番甘美的享受呢？這裏面的腳色是不是使你豁然如有所得，因而在心頭浮起幾個親切的小影呢？哪幾個場面喚起你的情緒同靈感呢？哪些對話使你有所發矔呢？而且，當你下了臺卸裝的時候，你會不會對化裝臺上的腳本投個白眼，同時向地下吐口輕蔑的唾沫呢？

莎士比亞有一種好處，就是他能使演員的地位出發。所以如此，也許正因為他自己就是個演員。「在莎士比亞的作品裏，」Bernard D.N. Grebanier說：「每一行都飽涵着戲，每個瞬間

都有那麼點可以用身體，手，臉，或聲音來表達的東西，（正如在生括之中！）就算是那說也罷，我老覺着我們不太用得着『偉大的』演員來演莎士比亞，只要聰明的就成了。因為那一詞一句都暗示着牠本身的舞臺表情。……」

好劇本永遠在幫助演員，而且經得起低能演員的拖累。因為作者往往有股符咒樣的力量，能使平庸的演員變為出色，僵板的變為生動，萎靡的變為天矯，木訥的變為雄辯，擴張想像的版圖，毀平表演的褶紋，如果演員內部含有一點創造的火星，牠就會把那點火星煽動，使牠燃燒起來，用烈焰打成一片輝煌。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劇作者該把這個懸為努力的目的。

兩種演員

遼山

世界上有一等名演員，在演戲的時候會跟劇中人化為一體，常常被自己的表情、聲音所催眠，忘記了他的「自我」。另外有一等演員却是極端冷靜，老對自己睜着批評的眼睛。

十九世紀的瑪里勃朗（西班牙血統的法國女歌唱家兼名演員）演羅曼與宋麗葉，『到宋麗葉走近墳墓的時候，她忽而停步，身倚危柱，不勝痛苦，忽而倒倒在地，宛轉呻吟。她未出時從不知道她將如何表演。這種演技予人的印象是逼真，效果是驚心動魄。但她在往失之過火，令人難受。』（見法國浪漫派大畫家特拉克洛筆記）名聞世界的薩拉·麥娜也屬於這一類。某次在倫敦演法特爾，她竟到了衝動至極，無法回復「自我」的境界。她自己說她當時痛苦萬狀，儘量的啼哭，哀求，叫喚，完全出於生理的壓迫。

另一個十九世紀的名演員巴斯太夫人（意大利女歌唱家）正是相反。她在台上老是具有兩重人格：一邊演戲，一邊靜靜地看戲。她冷冷地觀察自己的演技，或者批判，或者欣賞，完全和台下的入一般無二。我們且不必決定這兩種演技的優劣，只須記得它們都有過登案進櫃的代表。



靈 感 (續完)

錢鍾書

我們的作者聽那鬍子愈說愈不像話，正要拉開門直往外跑，又停下來回頭冷笑道：「什麼？跟我算賬？哈哈！司長先生，你笑我不知道最近世界大勢那句話，讓我原學奉還。你以為現代的天才還是落拓，不善理財的夢想者，背了一頭長髮，拖了一屁股債的藝術家？你還中著浪漫主義的餘毒，全沒有抓住現實呢。我們不是笨人，了解經濟在生活裏的重要，還怕自己不够精明，所以雇用了經紀人，聘了律師來保障我們的利益。大宗的版稅和稿費，我們拿來合股做買賣或者囤貨。當然有許多文化人是名符其實的斯「文」叫「化」，我可是例外哪。我臨死的時候，就有幾只劇本的上演稅，幾本小說的版稅沒收到，幾千股股票沒脫手，一家公司的本期利息沒領出。只有我同人家討債，那有人跟我算未清的賬目！你這話想哄誰？」

「先生的善於抓住現實——我的意思是抓住現款和實利，那不消說。門外的人也並非跟你算錢的賬，他們向我告你的狀。」

「告我什麼？大不了是誹謗，抄襲，或是傷害風化。文人吃官司不外這三種緣故——作者深知道，文人不上公堂對簿，不遭看管逮捕，好比時髦女人沒有給離婚案子牽涉出庭，名兒不會響的。」

「若你謀財害命。」這後面四個字鬍子說得好像在鋼鐵模型裏鑄出來的。

這把作者嚇呆了，過去幾十年的生活，瞬息間在心上縹緲不遺地瞥過，全沒有那一會事。只有在還未名利變收的時期，求迎合青年心理，會

把作品來宣傳革命；也許少年人傻氣，經不起煽動，真的犧牲了頭顱和熱血。這上面難保不造孽。那時候，自己想保人壽險，太太更養孩子，都非錢不行呀！為自己的壽命跟老婆兒子的生命起見，間接地把作品害了人的性命，那也不算什麼。并且，那許多血氣盛的傻子，視死如歸，決不會後悔，向自己算賬。作者胆子又壯起來，「哼」了一聲，拉開辦公室門，身子還沒全出去，只聽四面齊聲嘶喊：「還我命來！」

院子裏擠滿了人，直溢出大門外。穿制服的僕役在走廊的階石上攔住這羣衆，不許他們衝進辦公室來。鬍子在作者身後拍着肩說：「事已如此，你總得跟他們對個是非了，」便和他同出辦公室門站住。那些人望見作者，都伸着手想湧上來，齊喊：「還我命來！」雖然人那麼多，可是他們的聲音有氣無力，又雜又軟，各自一絲一絲地沒有足夠的黏性和穩定來合成雄渾的吶喊。作者細照那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富的貧的，各色人都全。可是，每人害大病似的，沒有精神，不結實，虛浮得不能在地上投一個輪廓鮮明的影子。從他們動作的努力裏，看得出他們缺乏氣力。他們向自己伸出的手，都在微抖着，彷彿悲憤時強自抑制的聲音，又像兩根樹枝扭搭的蛛絲。這種人有什么聲可怕！何況他們中間有腳腳的老婆婆，有三五歲的小孩子，有一團邪氣（雖然這氣像沒了）的女人，決不會是他影響革命的烈士。除非——除非他們的命被志士們革掉了，所以追究到他身上。譬如那老婆子一望而知是個頑固的母親，家庭革命的好對象。他們壓根兒就該死！自己的理長，犯不着畏懼。因此作者雄糾糾地上前一步，

咳嗽乾嗽，通順了嗓子，說：「別吵呀！你們認錯了人吧？我一個都不認得你們，一個都不認得。」

「我們認得你！」

「那當然，自己全不知道的人都知道自己，這就是名氣。你們認識我，有什麼用？問題是，我不認識你們呀。」

「你不認識我們！虧你假裝！我們是你小說跟戲曲裏的人物，你該記得吧？」說着，大家挨近來，伸長脖子，仰臉叫他認，同時七張八嘴的：

「我是你剛季相思三部曲的女主角」，「我是你名著綠寶石肘裏的鄉下人」，「我是你大作雲雨裏的少奶奶」，「我是你奇著月蝕裏的老婆婆」，「我是你傑作南京蟲裏的大家閨秀」，「我是你寶書左擁右抱裏徬徨在主義的十字街頭的智識份子」，「我是你得意之作紅樓夢裏那紳家的大老爺」——

作者恍然大悟說：「那末我們是自己人呀，究竟爲的什麼呢？」同時對他們的來意，心上漸有未肯定的明白，像在水深處蕩漾的東西隱隱地給太陽光射着了。

「我們向你要命。你在書裏寫得我們又呆又死，全無生氣；一言一動，都像傀儡，算不得活潑潑的人物。你寫了我們，沒給我們生命，所以你該償命。」

一個面目模糊的女人搶先說道：「你記得我麼？只有我身上的裝束，也許還多少表示出我是書裏何等角色。你要寫我是個狠心美貌的女人，顛倒、毀壞了無數有爲的青年，可是你筆下寫出來的是什麼？既不是像人的女人，又不是像女人的人，沒有可能的性格，留得下清晰形象的相貌。譬如你說我有『水淋淋的眼睛』，又說我有『銳利得能透視靈魂的目光』，嚇！真虧你想得出！又滴水，又尖利，我的眼睛不是融雪天屋簷上的冰條子！你派我做大都會的魔女，吸收男人的精力和心血。但是你筆下的我沒有生氣，不具體，連水吸水的海棉都不配，只像給人們用得破爛的吸水紙。你罵我講話『乾脆』，你聽我的嗓子是不是乾得要裂，脆得要破？你欺騙了我的一生，現在怎麼辦哪？」

旁邊一個衣冠老者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在你的書裏一出世就老

了，那倒不算什麼。可是老人該有老人的脾氣啊，像我這種身體，加上這一把年紀，還有與級來討姨太太，自尋煩惱麼？可憐你是小家子出身，沒見過世面，以爲做官的舊家一定都是老夫少妾，上蒸下淫，害你這鄉下人夢想得口水。你中了中國傳統『家庭小說』的毒，大少爺照例跟姨媽有好情。你這人呀！不但不能給我生命，並且糟塌我的第二生命——名譽。我又沒有老命來跟你拚；好容易今天碰到你，我先問你要了命，然後跟你拚——」老頭子太緊張了，一陣喘，說不下去，我們的作者給他罵中了中國舊小說的餘毒，氣得直口難辯，因爲他明明受外國的影響。他聽人說過英國小說家亂倫事(D. H. Lawrence)，對於猶太心理學家父老愛春(Freud)的理論也有些風聞，可是他沒有藝術上的勇氣，真寫娘跟兒子戀愛，所以寫的亂倫事件，不過是兒子奪老父愛的『猶太』——如夫人。

一個黑漢子拍着老頭子的肩，說：「老先生，您話也說得够啦，讓我來問他。喂，你認得不認得我？我就是您筆下寫的粗人，您看我像不像哪？短褂子，捲上袖口，動不動拍着胸脯，開口『咱老子』，閉口『他媽的』。您書裏說我『滿口野話』；『咱老子』『他媽的』，這不是回到老家去了，還算得野麼？你要我做粗人，可是不覺得粗，只像給水浸得漲粗的，浮腫得裏面全沒有力。我是粗人，照例，我該先給您幾個耳刮子，然後咱們算這筆賬。可是您打我耳刮子，我也沒有氣力來還手。你瞧可憐不可憐！」

這時候，角色都擠上來講話，作者慌得也沒功夫來爲自己欣幸，假使真寫成一個生龍活虎的粗人，今天就免不了挨打。還有幾個角色直接向司長呼籲，要求他從速判決作者的罪名和刑罰，司長微笑道：「這事雖比不上留聲機的唱片，咱們也得兩面都聽聽呀！作者先生，你對他們的一面之詞，有什麼答復？」

作者急出主意來了，對階下的羣衆說：「你們講的話，也有片面的理由。但是，沒有我，那裏來你們呢？我產生你們的，總算得你們的父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人不要忘本，你們別跟我爲難。」

司長拈着鬍子冷笑。

一個男角色怒叫道：「你在費盡我家庭革命，爲主義逼死老子，現在怎麼又講起孝順來了？」

一個女角色抵着嘴笑道：「你是我爸爸，那木媽媽呢？」

另一個男人聲淚俱下地說：「我只知道『母親之愛』，偉大，純潔的『母親之愛』；我在你的書裏就不覺得有父親的需要。」

一個中年人說：「養活孩子的父親，尙且不能博得兒女的同情，何況你是靠我們養活的。你把我餓寫得死了，你可以資稿子生活，這簡直是謀財害命，至少也是貪圖遺產。所以我們該是你的老祖宗。」

那老頭子聽了點頭贊嘆說：「這纔像句話。」

那粗人指着自己鼻子說：「咱老子！」

那都會女人扭着身說：「『老祖宗』？我可不愛做。年輕人也可以養活老人。反正爲父親而犧牲身體的年輕姑娘，有的是。」

一個意料不到地洪大的聲音在人堆裏叫：「我總不是你產生的！」把一切的聲音都鎮下去。

作者一看，喜出望外，原來說的人非別，是比自己早死幾天的一位提倡文化事業的資本家，生平最要好的朋友。這資本家原是禁發財主的兒子，少年有志。所謂有志，並非瞧不起家裏發的橫財，是嫌發財的時期太短，家裏的錢還刺眼地亮，刺鼻地臭，說不上古色古香。他父親也覺到這一點，努力要做成「老牌子」，正像穿新布布大褂的人，有意把大褂弄舊了，可以減少些瘴氣和行動瑟瑟的聲息。所以，他老子一心想跟破落戶紳士和腐敗官僚結親家，而他自己用全力做個頹廢派詩人，歌唱着烟，酒，鴉片，麻醉，以及罪惡。就可憐他不懂平仄聲，所採用的詩體還不够陳舊。這樣混著，女人相好了幾個。就他抽的烟，喝的酒，各種牌子講起來，在身體裏也舉行得國際聯盟，麻醉更不用說。只是什麼罪惡也沒有犯過，除了會寫幾首非自由自出的自由詩。一天，跟情婦上飯館，他忽然注意到女人嘴唇上塗的口紅老是拌着飯和菜同吃下肚去，所以一頓飯吃完，女人的嘴唇也褪了顏色，非重塗不可。遺傳的商業本能在他意識裏如夢初醒，如蛇起螫。從明天起，他不做頹廢詩人了，改行做大企業家，把老子

手裏賺的錢來開工廠。這工廠第一種出品就是「維他命膏」。這個大發明的功效，只有引他的廣告部主任的妙文來形容：「美容衛生，一舉兩得」；「從此以後，接吻就是吃補藥」（下面畫個道士裝的少年人摟着一個帶髮尼姑似的女人，據說畫的是買賣玉吃胭脂）；「充實的愛情！」（下面畫個嘻嘻開嘴的大胖子，手攪着一個骨朵著嘴的女人，這嘴彭起了表示上面濃塗著「維他命補血口紅」。）這口紅的化學成分跟其他化粧用的唇膏絲毫沒有兩樣，我們這位企業家不過在名稱上輕輕地加上三五個字，果然迎合了社會心理，把父親給他的資本倍了幾十倍。他又陸續地發明了「補腦益智生髮油」，「魚肝油口香糖」，細腰身女人吃了不發發胖的特製罐頭，「保瘦肥雞」。到四十歲，財發够了，他舊情未斷，想起少年時的嗜好，贊助文學。戲劇是文學裏最雅俗共賞的門類，他便根據他發明東西的精神，一貫地提倡健康劇運動，攻難了不少作家。他以為喜劇使觀衆笑，多笑當然身體健康，可是笑得利害了，臉上要添皺紋，嘻嘻的嘴會鑽進微生蟲，不但笑痛了肚子，笑脫了牙，以及發生其他妨害健康的結果。所以他提倡的喜劇，只以使觀衆「吃吃笑笑」爲標準。至於悲劇呢，他認爲也有健康作用的；人身上一切孔竅，都需要正常排泄，但在機械文明裏生長的現代人，情感枯燥，眼睛的排泄不够，悲劇使人流幾點衛生眼淚，免得眼部害「便秘」或腦脹病。那時我們這位作者已享受一代盛名，正把所作的小說改編成劇本。他的劇本都符合健康劇的條件，雖然跟那資本家原意有些出入。他的名氣已大得變成一種威脅和恐怖，讀他作品的人不敢不隨聲叫好，怕不叫好會有旁人嚼碎自己沒眼力，够不上文藝欣賞。看他編的悲劇，觀衆都想笑，然而震於作家的名氣，不敢放肆大笑，只有各自噤着鄰座的人，把預備揩眼淚的手帕遮着嘴「撲嗤」偷笑——正符合健康喜劇的條件。看他編的喜劇，觀衆都覺得沉悶，可是誰有胆量立起來走呢？誰肯做「不識貨」的「俗物」呢？於是大家都死心塌地坐耐了睡覺。睡覺當然是人生健康的要素。因此作者和資本家，一吹一唱，結下生死交情。資本家五十生日，我們的作者還徵集論文來慶祝和紀念。現在一看是他，作者胆子大壯，招手說：「你來得正好！快幫我向這些人分辯。」

「分辯！」資本家鼻孔裏出冷氣說：「我也要向你算賬呢！」

作者莫明其妙地說：「唉！咱們倆怎翻起臉來呢？你五十生辰那一天，我不是還爲你在報紙副刊上出個慶祝專號，做篇白話壽文，把你大捧特捧麼？誰知你多喝了酒，當天晚上就急病死了！我沒有能跟你永訣，正引爲憾事，今天不期而遇，大家都該高興，你爲什麼這樣反面無情？」

「嚇！我的命就寄在你手裏，還說什麼交情！你的副刊簡直就是計刑，你的壽文送我壽終正寢，你捧我真捧上了西天。你不知道你自己多利害，你的筆是刀筆，你的墨水等於死水，你的紙賽得閻羅王出的拘票。不但你小說劇本裏的人都像木偶泥人，一個也不會活，就是真正的活人，經你筆下一描寫敘述，也就命盡絕。假使你不寫那篇文章，我還有好幾年壽命呢。你試想你那篇文章裏誠惶誠恐，必恭必敬的語氣，像不像孝子做的行述，或者花了大潤筆買來的墓誌銘？我那裏當得起這種恭維？把我禍分都折盡了！我在這裏專候你來討命。」

作者聽他激說自己時，忽然起一個不快意的念頭，硬在心中，像胃裏消化不了的硬東西。自己臨死以前，剛寫了一部自傳，本來準備諾貝爾獎金到手後出版的。照那資本家的說法，一到自己筆下，人物休想活命，那末自己這一次並不是氣死的，致命的原因怕就是那部自傳了。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有這樣一枝殺人的筆而不去寫抗戰文學，不去跟原子炸彈比美。偏寫什麼自傳，真是後悔無窮！且慢，自己好不壞！事已做錯，現在正好將錯就錯，造散了這些討命鬼再說，因對某輩道：「既然如此，我已惡貫滿盈，自食其報，償過你們的命了。我不是做自傳敘述過自己麼？這不就等於自殺？算了，算了，咱們大家扯個直，我也不虧你們什麼。」

那些人一齊叫起來：「好便宜！你的死那裏算得自殺？好比貪嘴吃河豚中毒送命，那算不得厭世。你做自傳的用意是自吹，當初你並沒想過會給自己的刀筆吹死的。我們還是向你要命！要命！」

作者慌得搓著手，在地上轉，喃喃自語說：「這事真要命！」

鬍子說：「現在我可以判決了。我想派你投生到——」

作者向他打拱說：「司長先生，我請你先聽我一句話。我今生噴够了

文學生活的苦味，我不來夢想來生享受些人世間的榮華富貴，現在我可沒有這奢望了。我自知罪孽深重，求你將功折罪，從輕發落，將我來生還做個作者罷。」

鬍子驚奇道：「還做作者？你不怕將來又有人向你索命麼？」階下的人也都睜大了眼睛望着我們這位作家。

作者解釋道：「我只翻譯，不再創作，這樣總可以減少生命上的危險。並且我直譯原文，決不意譯，免得失掉原書的生氣，吃外國官司。譬如美國的歷史小說，我一定信實地翻作『中風狂走』(Gone with the Wind)。但了的名作，我翻作『老天爺開玩笑』。我可以把密爾敦的史詩意譯爲『蘇州杭州陷落首詞』，但是我發誓決不；雖然『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是現成的諺語，密爾敦又是瞎子。每逢我譯不出的地方，我按照『幽默』『羅曼諾克』『奧伏赫楚』等有名的例子，采取音譯，把全文用漢字拼出來，讀者如讀原文。原書人物的生命可以在譯文裏人壽保險了。再不然，我不幹翻譯，只編戲劇。我專編歷史悲劇，像關公呀，袁世凱呀，洪秀全呀，綠珠呀，昭君呀，楊貴妃呀，有的是題目。歷史上的人物，原是『死』的，悲劇裏該有死人，經過這樣加倍變料的該死，總沒有人告我害他的。『死』的，我改編沙士比亞。這位沙老前輩曾經託夢給我，說他戲裏，壽命太長，幾百年活得不耐煩了，願意一死完事，請我大發慈悲，送了他們的命罷。他說這是他們洋人所謂 Mercy Killing。他還恭維我『後生可畏』向我打拱作揖，說『拜託拜託』呢。」

司長說：「我自有好辦法，你們大家聽着。他作自傳的本意雖然並非自殺，但是爲人作壽序的用心也不是要使人滅壽。這兩事可以抵銷，他跟資本家彼此間就算沒有事了。至於他剝奪書中人物的生命，這一點該有報應。不妨叫他轉世到一個作家的說或戲劇裏去充個角色，教他自身嚐嚐不死不活的滋味。問題是，這一類的作家太多了，我派他到誰的筆下去呢？有了，有了，陽世有一位青年人，正在計劃一部破天荒的綜合體創作，用語錄體小品文句法，新詩的韻節和格式，寫出分五幕十景的小說。紙，墨，筆都預備好了，他只等着『靈感』。候他神來之際，我們便向他

頭腦裏偷偷地送個鬼去。先生——」鬍子轉臉向我們的作家道——「先生，你去做書中主人翁最好沒有了！因為你是天才，而你的那位後起者恰要在書裏描摹天才的性靈和生活。」

一個書中角色啞聲問：「司長說的是『性靈和生活』，還是『性生活』？假使那青年作家注意在後者，豈不太便宜了我們這個公敵？」——手指著我們的作家。

鬍子笑說：「諸位放心。那個青年人傳得此公的衣鉢，到他書裏，你就不知死活，更談不到什麼生活。」

「贊成！」「公正的司長萬歲！」眾歡呼着。

我們這位作者提出最後無希望的抗議道：「司長先生，我個人的利害，早已置之度外；逆來順受，這一點度量倒還有。可是你不該侮辱文藝呀！那位青年等候着『神來』，你偏派我的魂魄去『鬼混』。你教我受委屈可以，你要跟崇高無上的文藝開惡意的玩笑，那無論如何我不答應。」將來文藝協會，作者同盟這些機關知道了，一定要發表宣言抗議的。

「神者，鬼之靈者也。先生當之無愧，這事不要緊，」司長說。作者早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把線絛齊全拋在毛團裏，聽他通文，不知道是他杜撰的句子，以為定有經樹的根據，啞口無言。在大眾噴笑聲中，他的靈魂給一個穿制服的小鬼押送上路。

這位青年作家等候靈感，結結實實地有三年了，從前買進的稿紙現在都漲了十幾倍的價。可是左等靈感不來，右等它還不來。也許靈感迷失了路，也許他壓根兒忘了青年作者的住處。有一天，青年恍然大悟，自己要寫處女作，何不就向處女身上去找。所以，小鬼押作者的靈魂來的時候，青年正跟房東的女兒以科學實驗的態度，共同探討人生的祕密，押送的小鬼倒是一個君子人，忙別轉了臉不看他們。我們作者在道千鈞一髮的關頭，打定主意，想無論如何，總比送入那青年的腦子給他寫出來好。因此，趁那小鬼不注意的機會，飛快地向房東女兒的耳朵裏直鑽進去；因為這時候，那女人跟那青年難解難分地扭作一團，只有她兩隻耳朵還空蕩蕩的不遭封鎖，毫無障礙。這樣，他無意中切身證實了中世紀西洋基督教神

學家對於童貞女瑪利亞懷孕的解釋，女人耳孔是像受胎的間道。從此那青年失掉書裏的角色，那女人肚裏有了孩子；青年只好娶這女人，書再也寫不出了，把著書的手銜來替丈人家開的雜貨舖子記流水賬。他唯一的自慰是：中國的老式賬簿，每行另起一行寫不到底，頗像新詩，而記賬的字句，非文言，非白話，當然也算得亦文亦白的諧錄體。那押送的小鬼回去了大受司長的申斥，才知道君子人不是下屬做的，要為上司辦事遇到，不能顧得廉恥。

據說那孩子一坐下地就笑，看見了父親，笑得愈有一種勝利的表情。親戚們都說這孩子的命運一定大吉大利。直到現在，我們還猜不出這孩子長大了是否要成為作家。（完）【留】

消 息

周煦良

你說前天獨自去公園，

園內已是晴暖像春天；

今早晨北風吹下寒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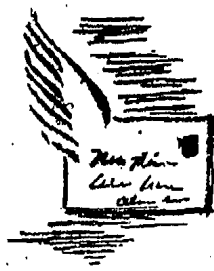
眼見春來又沒有消息。

也，也，春風已迎在途中，

你轉眼便是簇紫被紅；

可是有人會在你走後

戀想屋內是冬天依舊。



羅宋菜湯

黃宗江

一股子菜湯香——是當年聖彼德堡味兒的嗎？

圍着歪歪斜斜的桌子，擠擠地坐着些人，只有少數是黃臉的；但那些白的，也只白如眼前陳舊了的白桌布——失却了光彩，呈着一種灰相。那王子，公主的後裔，或已不省老輩們離家背井的悲哀。那些白了頭，花了眼的，若干年來嗜慣了這異地的家鄉菜湯，會偶或感觸到，是當年聖彼德堡味兒的嗎？

自家從北方不長進的都會，來到小巴黎，人生地疏，沒有家，也沒有多錢，吃飯成一大問題。大飯店自是門限太高，然我也不是吃窩頭長大的，遂着眼於一些飯館。偶或吃兩次所謂「公司大菜」，塊來錢，麵包管夠，質量都還公道。瞧着怪冗長的羅宋文菜單上，簡單明瞭地註有中國字，如炸牛排，煎魚。不像一些海派大飯店的菜單上，有「弗烈得飛士」等欺侮鄉下人的字樣。（莫說鄉下人，想留學生也在活該受氣之列。）湯多是兩種任選，有一種每日更樣，還有一種，則每日高高列在頭一行——羅宋菜湯。「羅宋」即北方俗喚做「老俄」者是也。

嗚呼！對着我坐的那家伯爵，（姑喚做伯爵，想也差不多了。）只要了一盆羅宋菜湯，從口袋裏掏出塊硬幫幫的麵包，把它浸在一杯冰水裏泡軟了吃。我奇怪他爲什麼不把它浸在湯裏，想是怕損了湯味。他把一盆湯喝得乾乾淨淨，連同那塊牛肉，洋

白菜，洋山芋，以及代替番茄的胡蘿蔔。用手抹了抹鬍子，翻起外套上的領子，慢慢地走出去了。

以馬鈴薯當飯的，原與終日吃窩窩頭的意思一樣。米飯饅首常常於麵包。再往上說，烤火雞就難以抵得住燕窩魚翅，以至於貽貽熊掌了。義和拳時，對洋人有「硬胳膊腿」的印象。到現在，除少數人已分不清中洋者外，我輩雖受了若干年洋化教育，看過多少銀幕上瀟灑小生，肉感美人，仍未能脫掉那點「硬胳膊腿」先入爲主的成見。不說那「硬胳膊腿」的，軟骨頭的必有隻軟舌頭，有張軟嘴——此是有福之口也。花樣也就多了。就說吃點心，這許多文明國家，除了蛋糕，還是蛋糕，至於蛋糕上一層層奶油的花樣，乃是種附屬於吃的藝術，所以未能盛行於古老中國，想是一向拘於牛奶的「胡」氣太重。然而實際上，這並不損千百年來的吃之道。試觀粵菜酒家的點心譜，真令外行人覺得此中學問甚屬繁複；然有力量講究吃的人，縱能千變萬化，仍脫不了傳統的煎炸烹炒。不過更有人去繁就簡，乾脆改吃西餐，甚或什麼料理之流。很難說這是一種進化，抑或退步；各人興趣不同耳。在天津算做最有名的「其士林」，裝點心的紙袋上標着「外國大點心舖」，口氣就像是有歷史性的，此外上頭也沒有什麼合乎現代廣告術的字眼，只寥寥數西字——The difference is in

本刊第一期要目

(存書無多欲補從速)

歐洲往那裏去？

周煦良

吾國過去教育之檢討

傅雷

讀日本松方公爵遺札

夏丏尊

所謂人道

蓬山

美國披露又一新武器

賀若璧

今日風行歐美的英國十九世紀小說家

辛笛

靈感(小說)

錢鍾書

枕上偶得(散文)

宋佛芬

鶯花無限(散文)

周煦良

本刊優待讀者辦法

本刊為減輕讀者負擔起見，暫訂優待辦法如下：(一)一次預付國幣貳百元，本刊可按照每期定價八折計算，于預付款下扣除，至扣完時止。(因目前物價尚未穩定，定價容有伸縮。)(二)凡預定各戶，概請於出版時來社自取；若須郵寄，每期照加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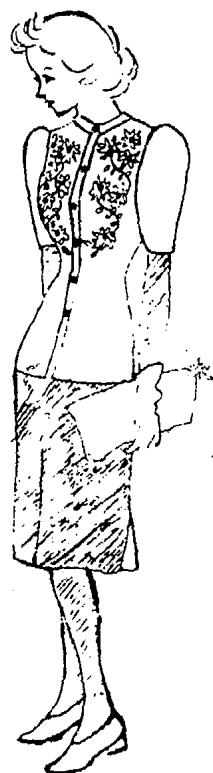
Mayfair

美 化 公 司

全 滬 唯 一 絨 線 衣 專 家

福 照 路 六 八 號 (金 門 大 戲 院 對 面)

電 話 三 八 一 七 五



恭祝

全 面 勝 利
領 袖 萬 歲

美 豐 襪 廠
同 豐 禮 記 毛 冷 號

本刊已呈請市黨部備案並轉請中宣部登記中